Aug 2020 总009期

南科新知

SCIENTIA

P20 叙专题
高考——属于你我的必经之路

P32 人物
致身实验台，也看到海：
访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杨亮

P38 Mind the Gap
The Study of Campus Romance

P58 方寸之地
云烟

我们走过漫长冬日

用科研的力量助力抗疫一线

清白人世间

出品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新闻社

指导老师 程雯璟

执行主编 尹子宜
执行副主编 张克凡

专题总监 张镇涛
视觉总监 吴逸歌
设计总监 刘博文
行政总监 秦世华

新闻社社委会 袁欣怡 田野 汪紫烟 张镇涛 吴逸歌 陈昶元 刘博文 刘怡 秦世华 尹子宜

编委会 尹子宜 张克凡 刘博文 张镇涛 董沁阳 沈清 杨鸿嘉 周晋徽 杨柳 苏祺伦 覃天泽 刘辰星 江一帆 张宇珂 冯昱源 廖上铖 李祎博 吴逸歌 陈君君 徐新语 彭楚玥 余彦霖 魏田纭溪 陆品谚

封面 陆品谚

宣传与发行 袁欣怡 田野 陈昶元 汪紫烟 秦世华

邮箱 vos@sustech.edu.cn

特别鸣谢 南方科技大学义工联合会

学生新闻社官方微信平台 南科新知

版权声明：《南科新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收费标准请通过官方微信后台或邮箱进行咨询和协商。

投稿方式：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年级－姓名－投稿栏目”，并在邮件中附上个人详细的联系方式以方便后期稿费发放。作品一经采用，新闻社将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

刊首语

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情，故思索良久才选择下笔。

2020 年的前半段，走得格外漫长。COVID-19 像一张大网笼罩住一切，让人难免产生压抑、困顿，又在感叹与感动里去尝试理解生命。时隔半年，间或散发的病例似乎难再激起人们的担忧与焦虑。走进校园大门，回到工作岗位，欣欣然出门远行，赴热闹而盛大的聚会——漫长冬日已去，而它在你我身上留下的印记，是常态化的戴口罩与量体温，还是珍贵的思考与沉淀。理智若随着激愤抽离，或一心渴望回归在此之前的美好祥和，留下的只是一只空空的麻袋，它装不下未来，至少装不下 2020 年以后的，需要从苦难里蜕变的未来。

“要允许旧有的自我被击碎。”

选题时曾经担忧类似的题材已经被各大知名杂志写尽，但或许从南科大学生的角度去尽力铭记是第一次。我们需要能量，故聚焦于此。

过去的数年，每一类专业领域的科学家们，围绕着“让一切更好”的宏大主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追逐博弈，而这一场大疫，让公共卫生健康重新走进人们视野，战疫的急迫需求让身处不同角色的人开始并肩携行，亦让拥有不同梦想的人重新思考人生轨迹。我们再一次选用访谈的形式，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探寻内在的变与不变，并记录所有感动与温暖的瞬间。缺乏专业技能的学生在这次疫情里似乎被看作需要保护的对象，而事实上，在这样特殊时期，学生亦可竭己所能做出一些什么。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叙专题的选题是年前确定的，“路”这个词似乎可以适用于一切前进中的事物，因此不同的人得以在看似简单的叙述里找到共鸣点，并收获珍贵的不竭动力，无论是热爱是执念，还是仅仅中规中矩地前行时回头望一望。2020 年，每个人的路走得或多或少含有艰辛。有的路永远封堵，有的路淹没消失，有的路在重重震荡后回归本来的模样，但每个人都依然行走在或新或旧的路上。

这本杂志从冬日走进了夏日，走得跌跌撞撞，只为不轻易妥协，不肆意淡忘。一些文稿来自平淡的 2019，一些文稿则来自 2020 的盛夏。写作的人心境随着时情与社会推进而改变，唯不变的是对文字的诚挚与敬意。画作、书籍、诗歌，我们试图将最安静的一些东西藏在这本杂志里，并放入对在这场战役里衍生出新产业模式、新社会文化的思考，借此期待着在抗疫战斗热烈而沸腾之后，我们都能更冷静地思索关乎爱、成长、生命、社会的主题。

如印在利拉·阿拉维摄影展墙面上的诗：“并且要告诉他们：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做你应做的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写刊首语，不道别离，只愿接下来你看到的文字，能够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一些小小的印迹。

并坚信未来的《南科新知》，将拥有更多精彩。

“生希有心，行寂静行。”

本期主编 尹子宜

CONTENTS

目录

南科聚焦

6 封路 / 周晋徽

9 孙大陟：用科研的力量助力抗疫一线 / 杨鸿嘉

11 我以微光助一线，南科温情存心间——“手拉手专项志愿服务”纪实 / 赵子璇

14 群像采访 | 我们走过漫长冬日 / 沈清 杨鸿嘉 董沁阳

18 清白人世间 / 以宁

叙专题

22 一手好字 / 熊天楚

24 We Are Making History Together/ 刘怡

27 高考——属于你我的必经之路 /《南科新知》编委会 苏祺伦

人物

30 致身实验台，也看到海：访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杨亮 / 张克凡

34 因为热爱，所以精彩——访深港微电子学院汪飞教授 / 杨鸿嘉

Mind the Gap

36 Book Review / Kenneth Z

38 The Study of Campus Romance / Chris

南科视界

40 南科视界 / 学生新闻社

方寸之地

56 云烟 / 沈清

58 野兽 / 曼施里安

P20

路 · 【叙专题】

从襁褓孩提到束发及笄，从弱冠而立到年过古稀，时光的延续伴随人生道路的蜿蜒。回望身后的那段旅程，无论是有形的道路，还是无形的心路，都值得去细细回味。那些有特殊意义的“路”，总会有一些可爱或深刻的细节，牢牢占领你大脑中固定数量的记忆细胞。

浮珠遗梦

61 梵高：深刻而敏感的灵魂 / 易米鹿

63 与孤鹜齐飞，共木心一色 / 鹿奕

凡人语

65 车窗 / 零星

66 冬日笔记 / 易米七

湖畔夜思

68 离别的你：利拉 · 阿拉维 / 王睿思

70 欢迎来到知识焦虑时代 / 以宁

72 雪中的白影 / 老山海

福利时间

73 老手艺 / 杨柳

75 在春天来临之前 / 孙嘉璐

诗一首

百载楚汉 / 覃天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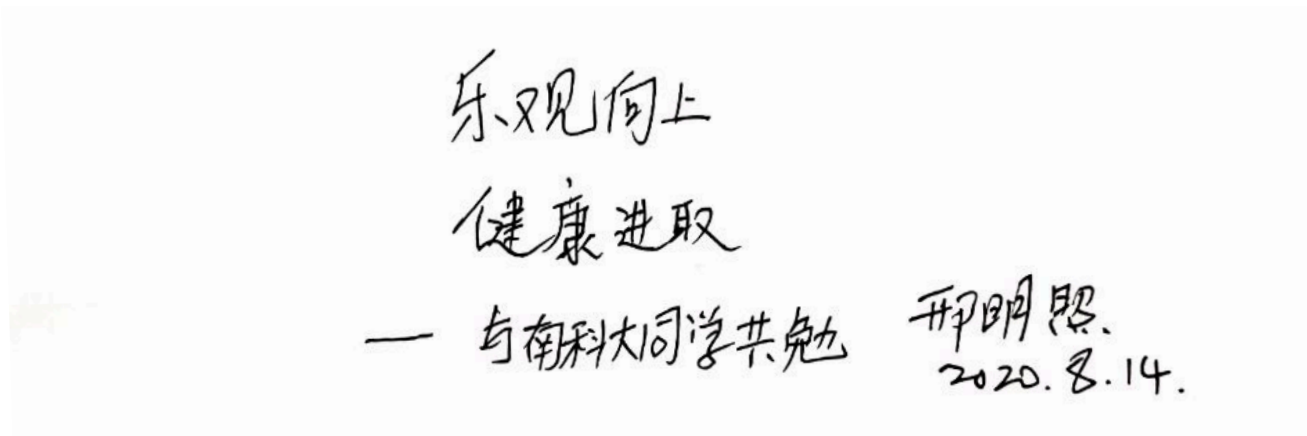
P30

致身试验台，也看到海 · 【人物】
杨亮是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他长期进行关于革兰氏阴性菌微生态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研究。在 2018 年，杨亮从南洋理工大学来到南科大投入医学院的建设，记者有幸采访到杨亮，了解他的故事。

P56

云烟 · 【方寸之地】
人名来自《桃花源记》，没有隐喻意，只是因为当时作者在背课文。

○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邢明照讲席教授对南科大同学的寄语：



东莞市伊伊物流有限公司
210

南科聚焦

我们走过漫长冬日

七八月的校园，红了荔枝，也绿了芭蕉。你听到那一声“好久不见”了吗？向数月未见的风景，也向这一群想念太久的人。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他们是教授、学生，也是抗疫一线的科研工作者、致力帮扶的教学志愿者、疫情中心的局势见证者。大家手拉着手，共克时艰，守望相助，若同心戮力，就不惧洪流。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阔别，也是一段太长也太艰难的时光。现在我们站在夏天里了，一起追忆这个冬天所走过的路。

封路

Lock Down

文/周晋徽

题记

寒假初始，疫情初始，还未严重，思虑良久，还是决定回到老家湛江，一座临海城市。家住在高处，因了疫情的传播，已多日没有出门，于是仅在落地窗前俯瞰这城市的朝朝暮暮。春运当时，瘟疫肆虐，雾霭沉沉，太阳连着好几天没露头，都在下雨。地面湿漉漉的，黝黝的黑和蒙蒙的灰共同组成了整个城市的色彩。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从楼上根本无法判断外面是否下雨，等了许久才看见一两个行人，打着伞匆匆划过斑马线。原来还在下雨。人不出来了，车也就少了，稀稀拉拉的车似乎也加快了速度，整个城市都在屏着呼吸。除了深夜凌晨，还从未在本该堵得水泄不通的时刻，看见完完整整的路。因了这连绵的雨，这段疫情，白色的标识从来没有这样显眼，黑色的沥青从来没有这样深沉。夜幕降临，路灯亮起，惨白成了漫漫黑夜唯一的底色。便打算写一写，几天之间在老家的一些感受。

2020 年 1 月 23 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

早上十点，火车站，飞机场，高速公路闸口，正式关闭。不久，当地政府再次发布限令，城区内，开始封路。上到城市，下到乡村，各级各地开始采取严厉的措施，封城封路，限制出行。

2019 年 12 月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伴随春运，波及全国。一座座城市接连失守，形势极其严峻，事态有失控的趋势。新浪热搜的娱乐八卦瞬时被疫情的最新消息牢牢掌控，事实谣言鱼龙混杂漫天飞舞，焦虑恐惧迅速蔓延。人们都说，17 年前的非典又回来了，那个曾经带给中华民族沉重打击的瘟神，似乎又回来了。它面目狰狞，冷酷无情，将厄运降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便有了隔离。因为隔离，无数的爱只能通过隔空喊话来表达，内心的温情只能通过三言两语在电话里说出，甚至在冷雨夜，丈夫只能用车灯照亮医生妻子去往医院的路。病毒在渴望拥抱的人们之间，生硬地划出了一条界限，它封城，封路，也意图阻断人与人之间那条牵系彼此的纽带。

武汉封城当天，回到广东老家，一系列防疫措施的落地执行，让原本热闹的城市，冷清了不少。

多日未出门，只能窝在家里，在窗前散步，俯瞰着城市的朝朝暮暮。太阳连着几天躲藏在厚厚的云层之间，南方的雨，时下时歇。车水马龙的街道，水泄不通的路口，少了汽车的鸣笛，便少了几分生气。大部分车都静静地匍匐在马路两边，仅有稀稀拉拉的几辆小车匆忙地划过。斑马线上少了成群结队过马路的人，海滩上少了嬉戏打闹的一家子。写字楼的傍晚，不再灯火通明，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再没有一盏盏灯火去驱散黑夜漫漫。完完整整的路从白天到黑夜毫无遮挡地呈现在我眼前，路上的每一个白色标识将轮廓映入我的眼帘，那城市的脉络，繁华的载体，如今孤独地向我诉说着心中的萧瑟。

大年初一刚过，浓浓年味仍未散尽，粤西地区接踵而来的，是另一场巨大的盛宴。这场融民间艺术、文化娱乐、美食大餐为一体的传统民俗盛宴在粤西地区，形式就如同庙会之于北方，是千年的传承，是乡愁的铭记，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是对来年顺意的企盼，在老人的心中，意义非凡，怎么也劝不住。但早些天政府颁布了限令，取消了所有的聚集性活动。于是原本人潮涌动寸步难行的海滩和休闲甬道，此时萧瑟如秋，唯有海

风吹过，留下声声叹息。驾车回到乡下，路上冷冷清清，就连进村的路口，都有专人把守，用树桩抵在凹凸不平的黄泥路上，封住了。

城市的另一边，却燃着彻夜的灯火。惨白的建筑里，哭声、呼喊声、预警铃声，穿透壁垒，回荡在人影疏落的街道上。医生在昼夜工作，这里是他们不能退缩的阵地。而对许多家庭来说，这里是生离死别的梦魇。家里老人长期住院，也在疫情期间，去过两次医院。弥漫在空气中消毒水的气味和步履匆匆的白衣大褂让人在产生一丝敬意的同时，也感到无比的压抑与拘束。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随着呼吸此起彼伏，那层蓝色纺布成了阻隔病毒的唯一依靠。大门口的垃圾桶里，褶皱的一次性口罩堆积如小山，随时会散落四处。离开这里的人们，总是希望将所有的病痛留下，却鲜少给予奋战在这里的白衣天使们，一点鼓励和一点尊重。

政府颁布限令限制人们的出行，于是，居家隔离成了大多数人对抗疫情的一种方式，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大多数人退守的最后一道防线。起初，纵然是被迫接受的禁足生活，但许多人感到乐观与兴奋，因为他们终于能够安安心心地呆在家中，享受冬日的暖阳，看一看搁置已久的闲书，做几盘拿手好菜，好好享受与家人齐齐整整天天见面的幸福时光。

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出现了拐点。早上醒来发现寒假又一次“自动续费”，变得比暑假还长；备好的无数靓丽新衣被一件舒适暖和的睡衣取代；说好了寒假要天天呆在一起的情侣隔着小区继续着靠视频交流的异地恋；去书本中寻黄金屋成了在王者峡谷找好友开黑；口罩断货，食物涨价，可能因为村里的二师兄因为封路断了粮食。复工的日子遥遥无期，个人企业都面临着巨额的亏损，现实残酷，而理想中的闲适时光被海量的故事抑或内幕段子涮来涮去，被难以经营的未来和无能为力的现在揪住不放，人们在情绪的顶峰与深渊之中上不上下不下，时而焦虑时而平静，但终日漂浮的流放感让时时刻刻压在心中的空虚一点一点地流露，真真切切的冲动让憋在心中的出门欲望越来越强烈。

未来将会是一场情绪的风暴，至暗时刻需要我们尽力去跨过。如果说从前的春节是一次快节奏生活下的短暂刹车放松，今年的春节则是彻彻底底的抱死。而此时，恰恰给予了我们充足的思考时间，沉下心来，回过头来看一看走过的路，想一想未来的路。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前的生活，是否如愿，是否有遗憾，是否只是盲目地专心走路，而忘记了身边的风景。在封路的日子里看路，在不断的迷路中学会认路，平心静气，乐观理性地面对内心的至暗时刻，是告慰，更有关怀。

也许这样的禁足生活会令人感到无比压抑，但对那些处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人们来说，家，却是想回，又回不去的地方。封住的路，恰是他们必须向前行进的方向。草长莺飞的二月，因瘟神降临而注定混杂着汗水与血泪，未知与恐惧也注定如影随形，这便让坚毅与果敢显得弥足珍贵。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院长张定宇，处在疫情的“风暴眼”。身患绝症却仍每天超负荷工作的他，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样说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说罢，他转身离开，跑向附近的病房。高低不平的脚步衬着那被夕阳一点点拉长的背影很快从视线中消失，

却是一个渐冻的生命在用滚烫的人心捐起医者的职责。

这是一场战役，一场人民战争。社会的每一个齿轮都在转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坚守。但歌功颂德太过夸张，华丽的辞藻并不适合于记录每一个平凡的伟大，我们需要的是让事实被看见，故事被听见，平静而心存敬畏地感受到这个冷暖夹杂的社会里无数岗位的恪尽职守。人们待在家里，走的是自己内心的路；身处一线的逆行者们，走的是那条瘟神封住的路，那条当初坚定无比地选择的路。

适时看了加缪的《鼠疫》，坚持在与疫病对抗一线的里厄大夫对渴望逃离疫区的朗贝尔说：

“我所做的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同鼠疫作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

“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的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里厄大夫，是这次新冠肺炎战线上，每一个竭力奉献的人的缩影。恐惧来临时，专制、逃离、躲藏、背弃，人性本真毕露。天灾和人祸似乎从不单行，而声嘶力竭的控诉，却在疫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当恐惧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无休无止的寂静和压抑连同天空和繁星的全部力量，落在每一个人的头顶，让我们心力尽竭，难以喘息。但我们能做的，是顺其自然地走完这段布满荆棘的路。即使是心平气和地待在家里，看一看自己的路，为处在前线的人们送去一点关怀和鼓励，也不失为一条诚挚的路。

“任何人的逝去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群中的一份子。”

每个人在这场劫难中，都不是局外人，都在以各样的形式参与到这场战役中，尽社会职责之所在，在心中淌着对彼此的暖流。这些暖流汇聚在一起，源源不断，形成社会上的爱与希望，产生前所未有的十足韧性和强大力量。

这正是：封路不封心，封城不孤城，隔离不隔爱。待到樱花烂漫时，愿所有人都能沐浴在暖阳之下，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2020 年 2 月 11 日 星期二

后记

四个月以来，世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回看当初这些情绪热烈的文字，却有些茫然，心中少了些共情。时间带走了当初的无助与激愤，只希望它不要同样泯灭理性。生活状态渐渐恢复，习惯了面对屏幕的知识汲取与交流谈话，习惯了没有时间节点的度日，但那段时光里除去感性的思考沉淀，不能丢。眼下北京新发地菜市场，却又再一次发现病毒的样本，45 人咽拭子检测呈阳性，四个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又再次升高，刚宣布开始营业的体育场馆顷刻又再次关闭，周边的各个生鲜市场陆续关闭，超市货架和京东到家蔬菜瓜果全部缺货……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压抑，似乎一刻都没有离开，它匍匐在暗处，当人人都打算摘下口罩的时候，突然又猛扑上来。纵使对北京的防控力度和措施充满信心，相信很快就能控制住疫情的传播，但身处其中，却怪得很。那夹杂着麻木与冷静的感觉，不可言说。

2020 年 6 月 13 日 星期六

图 / 孙大陟和团队成员将准备捐赠的防雾产品装车

孙大陟：用科研的力量助力抗疫一线

“好的思维理论、好的技术，这些在实验室往往都不会少，但是真正能够走向应用、走向市场的科研成果，是具有应用前景，能够反馈到社会的。所以产学研应该以需求为导向，把握好机遇。每一个成果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都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而逐步成长的。”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 孙大陟

实践与理论兼得，科研与课程并重

2012 年，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也是在同一年，结束在美国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孙大陟回国来到深圳，加入了南科大。“深圳的创新精神、产业氛围还有南科大创校的理念和目标吸引着我。” 孙大陟以创业者的姿态，开始投入到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筹建当中，与几位创系教授一起，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从微纳材料与器械这个当时聚拢所有南科大工科专业的院系里剥离出来，并从零开始制定本科生培养方案，而这也成为他数年后记忆犹新的经历。

当时，孙大陟被分到了教学委员会，负责筹划教学方面的事务。在制定材料系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孙大陟与几位教授调研了国内外知名高校材料系的学生培养方案、课程以及科研方向，最终确定了授课教材和课程体系，并且根据教学推进不断修改、完善培养方案。为了更好地结合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情况，孙大陟在培养方案中加入了如微纳加工、电子信息、功能材料等材料领域前沿的知识。培养方案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相比于常规的材料学课程体系，对课程内容进行了适当删减与提炼，将很多课程学分都进行了压缩。孙大陟认为，在网络资料数据库非常完备的时代，相较于死记硬背知识点，检索与思考的能力更为重要。

在授课中，孙大陟注重于实践，用精心提炼的知识点取代与时代脱节的内容，使学生能够很快消化，学得更加扎实。同时，他也开设材料学创新实验课，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本科，孙大陟说当时的大学一来就是上课，上了三年半的课，最后半年选个课题做两个月，然后写个论文

就毕业了，有一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毕业了的感觉，很少听说本科生能有科研成果。在培养南科大本科生的过程中，他将曾经大学时代的遗憾化作培养本科生的不竭动力，希望能够在这一段路上，让他们实践与理论兼得，科研与课程并重，以收获对未来的坚定与自信。

“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就看课程要怎么安排，培养计划怎么来制定。”孙大陟如是说。

科研助力抗“疫”

2020 年 1 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警报拉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被按下暂停键，但科研工作者们的步伐却没有停止向前。孙大陟也是其中一员，他带领团队紧急攻关，研制出了适用于医用护目镜的防雾消毒湿巾，为一线医护人员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条件。

谈到防雾湿巾的研发，孙大陟认为这绝不是偶然。此前，自己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做一些关于表面处理的项目，其中一项就是汽车玻璃防雾湿巾，可以有效避免汽车挡风玻璃起雾。孙大陟与团队成员本来计划在 2020 年春节后进行量产，在南方 5 月份梅雨季节向出租车、公交车公司推广。没想到在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一则“为节约时间节省物资，一线医护人员经常长时间无法更换防护装备，护目镜上布满雾气，影响救治病人”的新闻，让孙大陟与南科大首届毕业生校友张至不约而同地在脑海里闪过之前研发的汽车玻璃防雾湿巾——或许可以经过调整用于医疗护目镜防雾。

于是，孙大陟立即买了机票从老家飞回深圳，向学校申请紧急研发项目后，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进行研制攻关。由于医用护目镜在使用过程中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所以对于它的防雾处理与以往的存在很大不同。并且，医用护目镜的材料与汽车玻璃有所不同，需要专门为其研发一款新的防雾产品。于是，孙大陟团队就买来医用护目镜，在不影响它的透明性、稳定性的前提下不断调整防雾产品的配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为了抓紧时间研制出新产品，孙大陟与张至几乎没有休息，带领团队在短短 3 天内就完成了新产品的研发。

防雾湿巾研发出来了，但是进行量化生产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疫情期间，要解决原料供应和生产许可的问题，而他们找到的一些代工厂都因为人手、物资紧缺，需要延长生产周期。孙大陟想到在疫情较轻的东北地区，许多工厂已经复工，最终他联系到了在东北的原料供应商与代工厂，通过快递运送物资，实现了防雾湿巾的量产。

学校党委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及安保人员的全力配合，及时解决了物资的调运过程中人手短缺的问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 月 17 日首批检验合格的护目镜防雾酒精湿巾产品被送抵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随后，孙大陟团队又在防雾湿巾产品的基础上，研发出了喷剂产品。2 月 26 日，在“同舟共济战疫情 深圳科技保平安”——南方科技大学抗疫物资捐赠交接仪式上，孙大陟团队将自主研发的 60 万片防雾酒精湿巾和 2 万瓶防雾酒精喷剂，捐赠给了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主战场湖北省。

经过了这次在科研“战疫”一线的淬炼，孙大陟被材料系教职工党支部会议表决通过接收为预备党员，参加了火线入党宣誓仪式。

尊重选择，指引道路

对于学生的培养，孙大陟认为每位学生的经历、背景、想法都不一样，价值观、人生观、选择的方向也都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学生的选择，再给予适当的引导。

孙大陟获得过南方科技大学优秀教学奖、优秀导师奖。他所培养的许多本科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过多项创新创业类奖项，其中几位本科生在毕业后走向了创业的道路。张至是孙大陟来到南科大带的第一届学生，在本科期间，张至在科研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孙大陟建议张至继续深造，而张至觉得深圳的创业环境非常好，有许多创业公司，而且南科大又有丰富的资源，很想留在南科大创业。于是，孙大陟尊重了张至的想法，与他一起成立深圳南科新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南科新材）。孙大陟说，公司成立后，一直是张至在“带着自己创业”。2019 年，南科新材与其他几个公司共同申报的“先进纳米润滑抗磨材料的开发及应用”项目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优秀奖。

南科大首届本科生校友、深圳南科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至，2018 届本科生校友、十佳毕业生、水湾科技（台州）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恬子都是孙大陟指导的学生，他们所在的公司向母校捐赠了酒精棉片、酒精湿巾、防雾眼镜布和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助力学生复学返校，在这次疫情防控战中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科研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训练，从选题、研究、做实验、解决出现的问题到归纳总结、写文章、做PPT、做海报、开会演讲、与人交流沟通——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孙大陟说，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不会强调学生们将来都去搞科研，但是会要求每位学生在本科期间经历科研训练，走过这样一个完整的道路。“无论学生们以后从事什么行业，用做科研的系统思维去做，都能做得成功。”

文 / 杨鸿嘉

图 / 致诚书院 2018 级本科生向沿臻认真备课中

我以微光助一线，南科温情存心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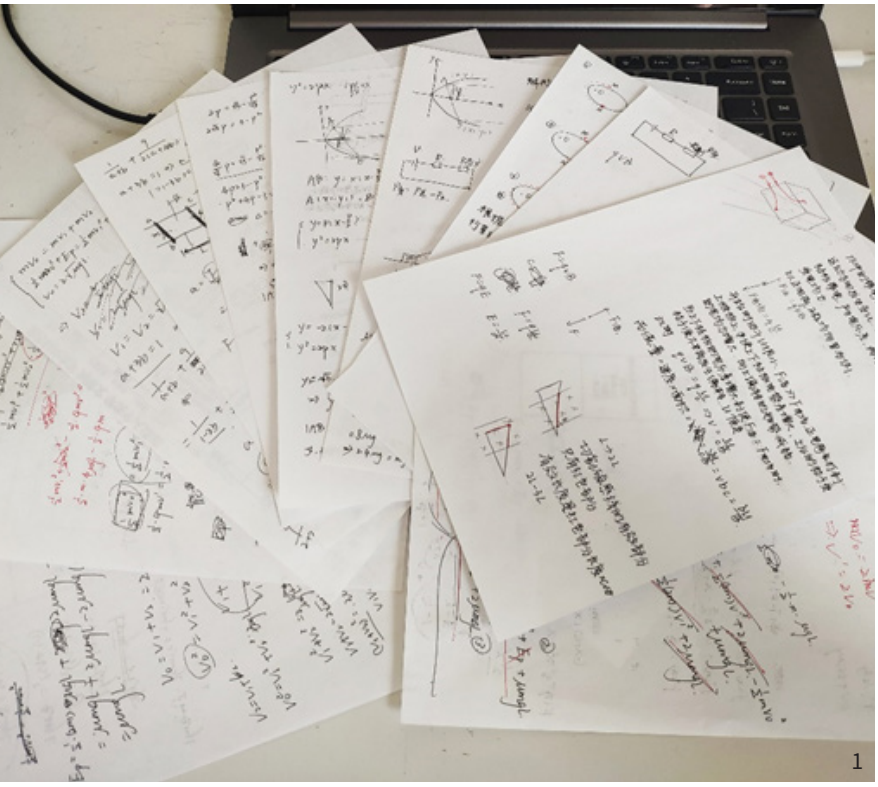
——“手拉手专项志愿服务”纪实

在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时，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微光，是黎明前刺破黑夜的第一束光，也是身边每个普通人向阳而生的态度。

一袭白衣，不负重托。疫情攻坚战已经持续 100 多天，但坚守在前线的工作人员们不只是战士，也是家庭中的父母、子女。逆行不独行，隔离不分离。为解决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南方科技大学义工联合会在学期之初即广发英雄帖，组织、策划、开展了多项专题志愿活动，如发起召全校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倡议书、优秀抗疫志愿者采访、组建“手拉手专项志愿服务队”、举办防疫主题义工讲堂等，原创加转发推送累计 50 余篇，参与人数达 400 余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虽不能在抗疫前线与”逆行者“并肩战斗，但是青年志愿者们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汇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青春力量。

“手拉手专项志愿服务”活动是系列活动中关注度最高、反响最强烈的一个。从寒假里看到推送获得灵感，到与指导老师和部长团成员一拍即合，我们在取得医学院及学校相关部门的支持后，联系到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和南方科技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随后同时在医院和学校发放报名问卷。200 余位志愿者报名后，经过严格选拔和匹配，共计匹配 153 对。活动期间，我们遇到过很多问题，并努力做到妥善解决：最初联系医院时，出现医务人员报名与志愿者数量不匹配、幼儿园在医护人员子女中所占比例太大的问题，我们安排志愿者与相应家长的联系，处理对接失败的情况，并与社团联、乒乓球社、航模社、画社合作，专门设置幼儿园系列课程；当志愿者和孩子们之间有问题与矛盾时，我们及时与家长沟通，获得反馈；在活动进行中我们同样也不断优化志愿活动的规范审核方式，仔细记录志愿者们的义工时长……一桩桩一件件，所幸我们都没有放弃，在经历无数的讨论和协商之后，交出了最佳的答卷，将这个活动越做越好。每位家教志愿者们尽心尽力，将南科温情带给每一位奋战的抗疫工作者。

为保证线上授课质量，志愿者们更是“各显神通”：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坚持每天细致、周到地备课，充分利用各种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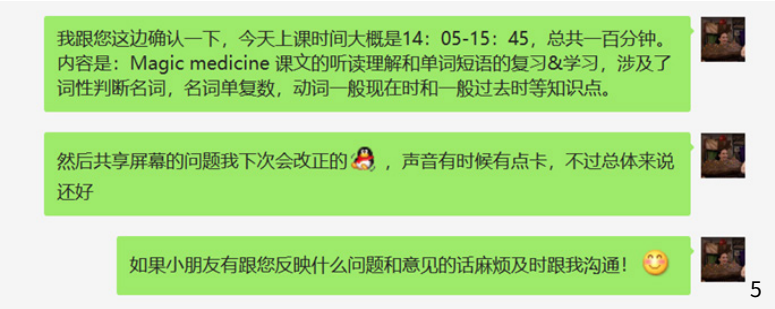
1

2

络资源，借助微信、QQ、腾讯会议、PPT 放映等多平台辅助教学，保障网络“云”课堂顺利进行。致诚书院 2017 级本科生秦国洋为了帮助一位高一的同学早日补上数学短板、全面发展，充分结合本专业优势，自己做了一套高中数学试卷，只为在帮助同学在高效做题的同时，能让她主动去总结知识点及做题技巧，引导她发自内心喜欢上数学这门学科。树德书院 2018 级本科生罗岁岁辅导的是位一年级小朋友，每周二和周五的晚上，她都会抽出 30-60 分钟的时间，来给小朋友讲授英语课。为了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她在每次授课前都会用心地制作 PPT，也会查找一些趣味记忆单词的方法，如搭配一些有趣的图片或者视频来帮助记忆等等。而致新书院 2017 级本科生舒华章则是用 PPT 记录下教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作业反馈、问题解析、要点总结清晰明了地记录下来。树仁书院 2017 级本科生朱寒旭精心制作备课笔记，在课件中每一道题目旁都能看到她图文并茂的解题分析，用心辅导小朋友全方面理解题目……

各位家教志愿者除了要为学生线上授课，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并且还开导、陪伴小朋友聊天，做生活中的知心大哥哥、大姐姐。许多志愿者们在这次活动中不仅帮助了小朋友，自己也感触颇丰、收获良多。致诚书院 2018 级本科生向沿臻就是广大志愿者们的一个缩影：“我对逆行的白衣天使们的敬佩，一直来源于媒体报道上的那些描绘，而如今真切见证了白衣天使为抗疫做出的牺牲，心中的这种深切的崇敬更是发自肺腑。”他暗自下定决心，尽自己所能为小朋友提供的帮助。如加入小朋友的班级群，整理好每节课的学习任务和课后作业，及时将学习任务发到小朋友的学习监督群，方便爷爷奶奶一同督促，并帮助小朋友上传作业。除此之外，他还把过去看到的优秀榜样的事迹，以故事的形式讲给小朋友听，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对待学习的态度。然而，小朋友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向沿臻又对自己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小朋友父母的一番交谈后，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没有充分换位思考。于是，在之后的学习中，他把重点放在了培养孩子认真学习的习惯上，加大督促力度。每节课之前，打电话询问他的学习情况，并在课后和他视频通话安排作业：完成一项，检查一项，再安排下一项。终于，在他的努力下，小朋友的表现有了很大的改观：上课时间不会缺勤了、开始慢慢跟上老师的进度了、作业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

四月底，活动已经进行到尾声，很高兴我们得到了医护家长们的肯定和好评。“有大学生志愿者的网上辅导，天天在家的孩子有了好的学习习惯，学习上的问题也能及时得到解答。”南方科技大学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付华丽由衷感慨。在深圳定点医院支援的重症监护室医生熊敏与在影像科工作的爱人都在抗疫一线，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只能自己在家写作业，“有了志愿者的帮助，现在孩子碰到难题会直接在微信上向志愿者大哥哥请教。这名志愿者也非常乐意帮助小朋友，通过视频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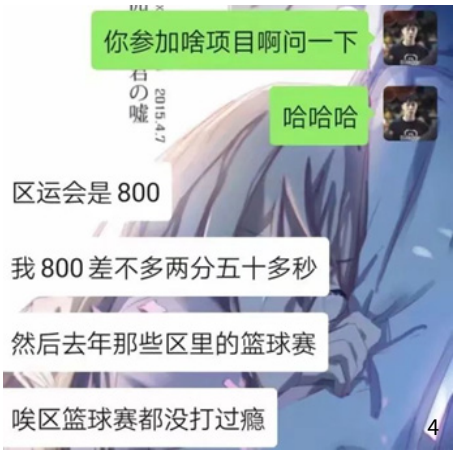


图 1/ 致诚书院 2018 级本科生刘博文的手稿

图 2/ 树仁书院 2017 级本科生朱寒旭的趣味物理小课堂

图 3/ 孩子在认真听课

图 4/ 志愿者与孩子聊天

图 5/ 致诚书院 2018 级本科生蒋朝洋在上完课后与家长认真总结

解答作业上的各种难题，直到小朋友听懂为止。”熊敏医生表示，此次疫情防控工作非常忙碌，之前也经常担心孩子长期居家耽误学业、缺少陪伴，这次志愿者服务恰好给了孩子及时的帮扶与指导，让他在这个特殊时期也能度过一段充实而快乐的学习时光。南科大医院静脉用药配制中心主任陈燕的孩子也接受了本次志愿服务，陈燕医生说，“志愿者非常认真负责，我的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位知心的大姐姐。她还有做家教的经历，了解到我家小朋友英语语法知识欠缺，就针对这个薄弱环节，重点讲解语法知识，并与小朋友在线上练习英语口语和听力。”医护家长们的鼓励，就是全体志愿者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虽然生活场地与活动半径被限制，但作为南科大志愿者的他们，依旧做出了向阳而生的选择：

他们，成为了坚守岗位的支教教师们；

他们，成为了主动请战的抗疫志愿者；

他们，成为了逆行勇士子女的守护者。

将来，当人们回顾这场疫情，必定会为他们的责任和担当停驻目光：危急关头，一个个平凡的南科青年，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汇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青春力量，而这种患难与共的“一对一”结对情谊，也将会更好地传承下去。

微光也献给每一位参与到抗疫中来的他们。

文 / 赵子璇

图片及资料由南方科技大学义工联合会提供

“我十分荣幸能够参与这次手拉手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和策划。疫情当前，白衣天使奋斗在抗疫一线，无余力照顾家中的孩子。而我们作为后方的青年学生，更加要尽自己所能，通过收集信息、‘师生’匹配、对接沟通、课堂反馈、后期总结等等工作，以微光一线助力抗疫。雏鸟虽然弱小但是它在风暴中羽翼渐丰，助人之心让我们志愿服务的脚步更加坚定有力，我自己也在筹划活动的过程中收获很多。”

——手拉手专项志愿服务活动主要组织者、义工联办公室干事许悦宁

“我认为家长和志愿者的认可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鼓励和肯定。疫情来袭，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想为这次疫情防控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以后回想起来，我们可以骄傲地说，面对疫情，南科大学子从未缺席。”

——手拉手专项志愿服务活动主要组织者、义工联办公室主任庄宇伦

“我知道我的力量太有限，我也知道比起他的父母我的付出并不算什么，但作为一名南科志愿者，能够为白衣天使的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感到无比开心。相信在我的督导之下，小朋友对待学习的态度会逐渐转变。相信在我们南科志愿者的戮力同心之下，越来越多为我们悉心付出的白衣天使可以得到分忧。一起加油！”

——致诚书院 2018 级本科生志愿者向沿臻

图 / 一号门外排队接受体温检测的人群

群像采访 | 我们走过漫长冬日

2003 年的冬天，达达乐队唱了《南方》，一首在北京的夜雨中想起武汉的歌。彭坦在歌词的最后写，“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知何时又会再忆起。” 17 年之后的又一个冬天，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在适应变化同时做出改变。他们中有武汉人，有毕业生，有术业专攻的教授，有上下求索的学生，有远渡重洋而来的教师，也有跨越八个时区而往的留学生。如今他们站在一起，回首这场自冬日而打响的漫长战役，谈及这场疫情所带来的，难以忘怀的影响与改变。

“所谓的轨迹，是无数人一齐努力后找到的新方向。”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笑着说对朋友们说，医用口罩没用，要戴N95。可戴N95干嘛呀，武汉跟我们还隔着大半个中国。别戴了，憋得不难受吗？后来它真的来了。我彻夜在淘宝，在京东寻找还能发货的店家，把所有的压岁钱都拿去下订单。然后再收到一个又一个产品下架，退款成功的通知。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待在家里，不缺吃的，小区里也没有确诊患者。外面怎样与我无关，但我就是静不下心看书、做事。从我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是本地某大学的附属医院。我经常坐在窗边，看马路对面的医院。新的隔离病房很快建好了，救护车从发热门诊到病房来来回回，门口有人和捐赠的物资合影。然后又听说原本做鞋子、纸尿裤等等的企业都购进了口罩生产线，日产量能达到多少多少，市面上也能买到了。互联网上，情绪的洪流慢慢平静下来了。如同大海泛舟的我们，也不再被风浪裹挟。有人说这是“回归了日常生活的轨迹”。其实所谓的轨迹，只是无数人一齐努力后找到的新方向。

——17级本科 环境与工程系 董子沛

“多亏了这三门课，让我宅在家的日子里有事可做。”

妈妈从县城的指定发热门诊调换下来后，得到了14天的居家隔离观察“假期”，这让我们一家三口有了腻歪在一起的机会。一起聊天，一起打牌，一起做饭，虽然家庭内部其乐融融，但新闻里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的心情。最初我会看着新闻默默流泪，后来开始刻意回避，减少社交软件的使用。想打发时间，就找朋友聊天或是睡觉。每天的聊天记录能有上千条，这个寒假大概用掉了我过往一年的聊天份额。因为睡眠时间充足了，我日渐稀疏的头发又开始茂密起来。

疫情撞上毕业季，迟迟未定的毕业论文查重和答辩日期，悬而未决的毕业合照和毕业典礼，加上三门课程定期布置的作业，让我寒假养出来的发际线再次后退。那段时间，微博热搜也常常刻意渲染紧张气氛，“今年的毕业生有多惨”，每次看到类似的话题，我都忍不住腹诽。

接到返校通知，意味着我们的毕业典礼和毕业照可能有着落了。回校之后老师们为我们做好了方方面面的打算，每人一个物资袋，里面装着毕业指南、消毒用品、口罩，还有刻着自己名字的定制物资。每个入口都放着体温探测仪，每天出入宿舍楼都会被宿管姐姐询问体温，食堂的桌子也被贴上了“一人一桌，同向就餐”的标识。做完核酸检测，一切又步入正轨。准备论文答辩，完成课程作业，复习期末考试……虽然一进学校就被封闭起来，不能随意出校，但每天能绕着人工湖散步，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心中难免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幸好还有机会回到学校，多看一眼这个我生活了近四年的地方。

因为大四上半年就已经保研，这次疫情在升学就业方面带给我的影响并没有给考研或留学的同学大。最大的影响，大概是调档函和录取通知书迟迟未邮寄到我的手中，导致我毕业的相关手续比别人晚了很久才办成吧。在南科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选了三门课。选的时候没有想到疫情的影响会持续这么久，现在看来，多亏了这三门课，让我宅在家的日子里有事可做，不至于荒废时间。也是因为课程，冲淡了许多来自疫情的压力，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16级本科 统计与数据科学系 陈韦彤

“在危机下，人的社会性突然变得如此重要。”

我觉得疫情给我带来最大的观念变化是：在危机下，人的社会性突然变得如此重要。在日常里我总会觉得人生价值是最主观的事情，金钱多少，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都不能真正衡量生命的完满与否，不同价值观的生活无法比较。但是在疫情之下，这样的观念显得有些理想主义：毕竟无论是怎样衡量尺度下的价值，都要建立在生命本身上。财力、人脉，在发生突发灾难时候就是生命线。有多少脆弱的家庭，在疫情时因为买不到一个小小的口罩担惊受怕？不管是什么理由，流浪街头的人们，首当其冲地收到了疫情的攻击，并且大多无力还手。传统的、被我们认为是有些庸俗的价值观，在社会受到浪潮冲击的时刻，显出了它的有用之处。

———19级本科生 叶深沉

“疫情从方方面面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疫情带来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首先从生活上来讲，出行就变得很不方便。我从过年以后一直到5月初都没有出差，但是这期间其实有好几个活动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4月份在美国洛杉矶的微纳米技术方向的一个国际会议。我们课题组去年有6篇论文被接收，其中有四五位本科生我都计

划好这一次要带他们去参会的。利用这些参会的机会，可以带他们去见一些教授、做一些沟通，包括推荐他们自己。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会议推迟到了 9 月份，而且目前看来，会议甚至有可能取消。

还有一些比较间接的影响，我平常可能会通过在国内国际出差的机会，跟一些同行去分享学术成果，另外可能会跟他们建立一些合作，共同申请一些国家的研究项目之类的。现在这种交流比较困难，也少了很多。

我们很多学生还没有返校，研究生返校了，但是中间也耽误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些在我课题组做创新实验，做一些小的研究课题的学生，原本再做一些实验，补充一些实验数据，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进展，以后也许有机会发表论文之类的，这对于他们是有帮助的。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们只能在家里看资料。所以我觉得疫情从方方面面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深港微电子学院 汪飞教授

“无论世界变得怎样，我们都要好好地生活，积极地面对每一天。”

随着疫情在英国的扩散，我们学校也取消了线下课，改为了网课。我住在租的公寓里，每隔几天出一次门买生活物资，剩下的时间就待在家里。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书或者追剧。我所在的地区疫情相对比较轻，但是看到新闻中关于疫情的报道，还是觉得挺害怕的。

家里人看到英国的疫情十分担心，除了每天打电话外，还给我寄来了很多口罩和连花清瘟胶囊。这一段时间，我思考了很多，包括课程学习、未来的打算等等，但是无论世界变得怎样，我们都要好好地生活，积极地面对每一天。比如说，在家里的这一段时间，我经常自己做饭，厨艺进步了不少。

———在英国留学的小鹿

“在最惶惑的日子，我收到了一束桔梗和满天星。”

面对这场疫情，首先是意外吧，没有想过一直以来像是日升日落一样的规律会被突然打破。继而联想到，战争时期的人是否也就是这样，日常生活会在顷然间出现裂痕。就像《鼠疫》中说，每次战争之前，人们都会说这仗肯定打不起来。疫情不是有点相似吗？规则流动的鱼群忽然被打散了，摸不清当下所处的境地，也不知道需要对抗的究竟是什么。

我住在远离疫情集中爆发的区域，新闻的获取途径单一苍白，过了很长一段得不到好消息的时间，然后在某一个节点之后又好像突然只能听到好消息了。读到过一句话，“你的周围有各种声音，但都像是人捂着嘴从很远的角落里发出来的”，它的表述和使用语境都让我头皮发麻。

要说疫情改变了我什么，我想应该是一种心态。被突如其来的浪潮裹挟了太久，在不知道会被带到哪里的处境徒增了太多焦虑和惶惑。一月底还没有戒严，附近的星级酒店摆了摊开始在门口买菜，运行李的车上摆满了纸箱和塑料袋。我挑了一袋甜瓜，临走又被叫住，穿着前台制服的姐姐递来一束桔梗和满天星。那时疫情才刚开始，一切都茫茫看不到尽头。但那个时候我突然在想，即使非日常的状态还会持续很久，即使平静的表象下都是惶恐，日子好像依然可以按部就班地往下过，因为所有人都在沉默而用力地生存。

——19 级本科生 东钟

“ I also appreciate the good humor and positivity of my students. They make me feel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

I have had to change my outlook in many ways. For example, that I may not be able to see my family when I want to. My families are in the UK, Spain, Italy and New Zealand. We used to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we could take a flight to see each other if we had enough money and time. But it is not so simple now.

I have always been connected to many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anks to my work so my outlook has been changed by the influence of many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 hope that a positive impact of this virus is that countries will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on at a global level for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at benefits all.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way that my Chinese friends have made me feel at home during this time. This has made being apart from my daughter much easier. And they have shown me the beauty that is on my doorstep here in China.

I find something new in the nature, the landscapes, the food, the culture and the hospitality, humor and kindness of people every day. The virus has made me slow down and see things I might have missed.

———Instructor from CLE Jennifer Hirst

“虽然说两种政治体系下得到的结果有所不同，但是痛苦的石头雨是无差别砸在每个人头上的。”

疫情与几个月的封城是令人震惊的，它让我有时间去思考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国内外媒体叙述角度的不同带来了巨大的舆论纷争，叙述权的争取同样有一场硬战要打。这一切都让我痛苦：国内最初疫情出现时隐瞒信息也好，国外爆发之时其政府当局的不作为也好……虽然说两种政治体系下得到的结果有所不同，但是痛苦的石头雨是无差别砸在每个人头上的——底层人永远承受着最大的苦难。个别尸位素餐的官员付出的不过是一些名誉的损失，而普通人呢？是生命。究竟是八万人还是一百多万人？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在此之后我看待问题会更客观吧，我希望真正被认为热爱着祖国的人不是那些宣扬她的富强而贬低西方世界的家伙。而是那些客观地指出所有存在着的问题，并愿意为此而不断奔走的人——往往是饱含泪水的人，才真正能够爱得深沉。

———19 级本科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武汉人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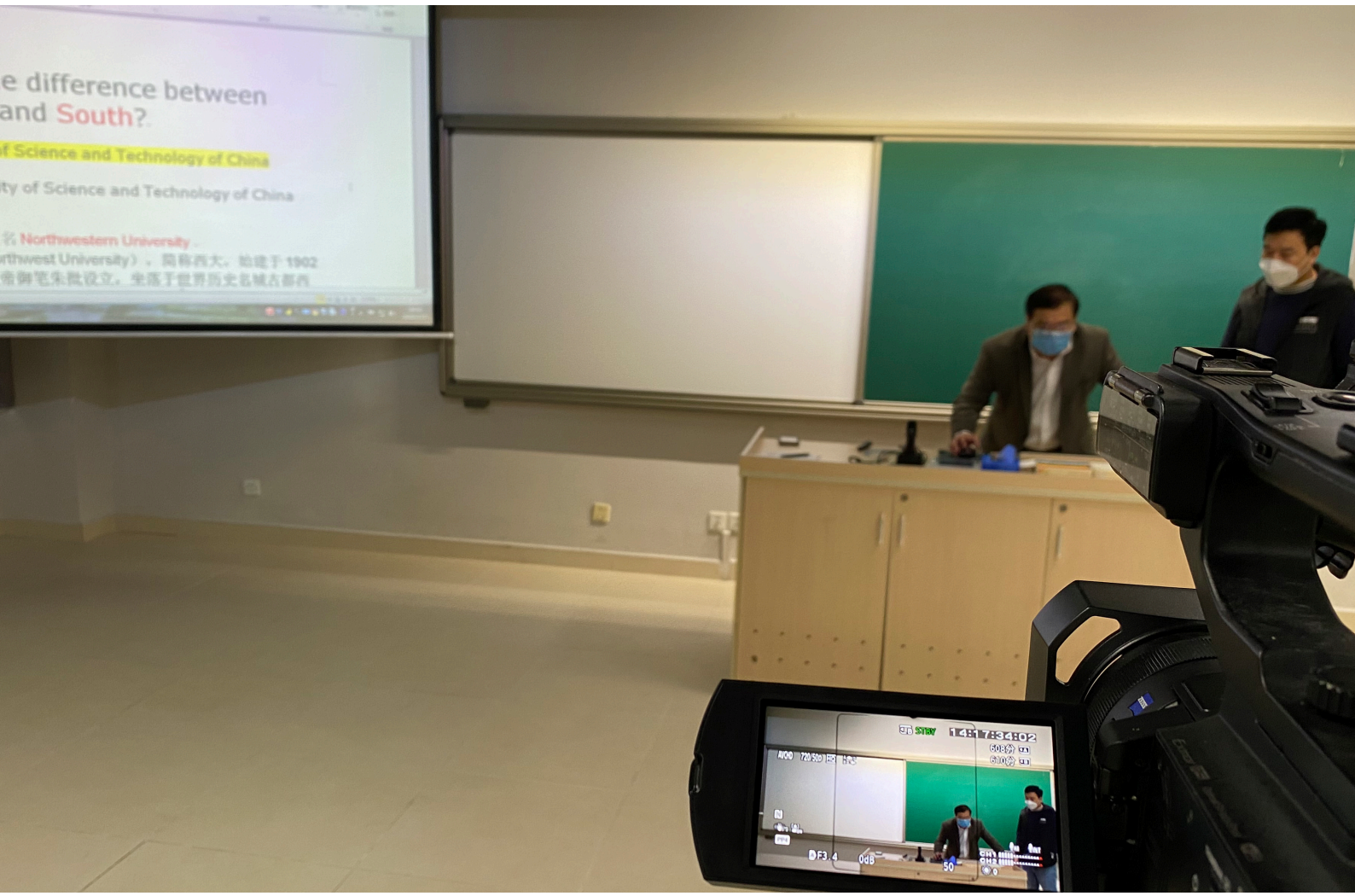
袁长庚老师在“身体与情感”的课堂上讲，回避痛苦和真实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切都将会过去，数字尘封进历史，眼泪被蒸干消弥，太阳照常升起，日复一日。唯一能和时间对抗的，就只有尽可能地去记得，不要忘记。请记得你的迷茫惶惑，记得你的震撼感动，记得你不惧洪流裹挟的坚定，记得你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勇敢，记得你不论在什么境遇里，都尽力去抓住希望的手。

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了。

不要漠然地遗忘那个严冬，不要温和地走入这个盛夏。

采访 / 沈清 杨鸿嘉 董沁阳

图 / 老师在教室为同学们录制在线课程



清白人世间

文/以宁

“你所能做的，是些小事情，诸如热爱时间，思念母亲，静悄悄地做人，像早晨一样清白。”

——海桑

春雨循着往年的时节悄然降临。我从窗子里探出头，贪婪地呼吸着雨后带着些许冷意的空气，这气息与南方雨水带来的粘腻不同，是分明的泥土味，也是我在深圳的暴雨里浑身湿透、寸步难行时怀念的家的温柔。常有人说，北方的天高些，我却不记得上一次这样抬头陷进这片天空是什么时候了。

楼下玉兰枝干光秃，仿佛还陷在冬日的寂寥里脱不开身，但定睛一看，树上却赫然多了很多待放的花骨朵儿。母亲在耳旁低声提醒道，今年的玉兰快要开了。白色的玉兰花极为温润，隐隐带着分香气——在夜晚悄然绽放，几日后又随着一场春雨尽数掉落。空留下一地极细微柔软的触感，叫人心生不舍，只盼着来年的花季。

我如今有机会再嗅到家乡雨水的气息，又陪过玉兰一期花季，这般美好的体验竟是因为糟糕的瘟疫。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拾起加缪的《鼠疫》阅读，想起书中疫情里的人们——他们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些夜晚和家乡的清晨，对诸如燕群的飞翔、黄昏的露珠、抑或太阳偶尔遗留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怪异的阳光这样的景象徒生出思乡之情——而我竟然透过阳台那扇半平方米大的窗户，穿越回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书中的情景，也成了一个困在疫情中的思乡人。疫情不就像一面怪异的哈哈镜，将我们的生活全变了样，我站在镜子前端详，却觉得变了角度的生活显露出另外一番深意。

北野武曾提醒我们，灾难是死亡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而这样的语句在中国有更深的含义，灾难更可怕的是死亡瓦解了两万个家庭。新闻报道中提起一对不愿居家隔离彼此的老夫妻和疑似患病将自己关在房门中的儿子。老奶奶即使冒着感染的风险也不愿意和家人分桌吃饭，最终在儿子的坚持下才作罢。第一次看这个故事时，我心底里觉得他们愚昧；第二次重新回味时，我想起老奶奶流着眼泪对儿子说不愿意分隔开一家人之间的爱，突然间体会到了中国人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体会到了费孝通用一颗石子扔进湖里荡起的层层涟漪。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中旬，街上开始有人因为天气炎热不带口罩，餐厅除了倒闭的那一部分，也都陆续开张了。这场瘟疫正在像突然到来一样突然褪去，曾经笼罩着我的紧张感和真实感也变得陌生。于是我开始认真思考，这场疫情到底改变了什么。

作为一个疫情边缘地区的学生，我家所处的省份累计确诊人数在排行榜的中下游，父母都不是医务工作者或是基层工作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家在农村“退居山林”，餐桌上变着

花样地吃白菜和土豆。细细想来，新冠离我最近的一次是半条街的距离——一个确诊患者去离我们家半条街的饺子馆吃过饺子。尽管这样，我仍旧感受到疫情对我生活带来的改变。

信息时代，“退居山林”并不能隔绝人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无数学生赴美留学的路被阻断，而像我一样的在校生也开始认真考虑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留学的可能性；在线教育把学生重新拉回前后不一的起跑线上，对于他们中的某些，拥有稳定的网络和独立安静的房间是一种奢望。朋友圈中前一条是下厨摆出的精致菜肴，下一条是乡村泥土路暴雨后溅起的泥巴。对于有些人来讲，家里学习体验极佳，满足温饱外还能拥有和亲人的良性互动，而对于另外一些人，长时间的居家意味着无止尽的吵架和感情撕扯。于是我终于发现，后浪的故事在真实发生着。

疫情带来群体的坚定和个体的迷茫并存。这两种情绪带来的冲突困扰着我许久，直到我明白如今控制见效，人们逐渐安心，依赖的正是各行各业的人们各司其职，依赖的是里厄医生所说的诚挚。诚挚是尊重生命，是互相扶持，是不漠然、不淡忘；意味着同情、奉献，有时候也意味着孤注一掷。它不鼓励人们鼓吹英雄主义，但期望每个人都在这场比赛里做好本职工作、拼尽全力，坚持到结束时哨响的那一刻。

疫情爆发后的场面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我看到警察、防疫工作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看到十天里拔地而起的医院和在云监工的人们；看到十四亿人同一时间戴上口罩、居家隔离；看到“硬核村长”在大喇叭中呼吁村民不要出门；看到无人机出动，进行科技防疫；看到学校老师耐心答疑解惑、保障同学们在家期间能正常学习……

每一个人都为这场战役的成功付出了太多。巧合下我看到海桑的诗，诗里说：“你所能做的，是些小事情，诸如热爱时间，思念母亲，静悄悄地做人，像早晨一样清白。”诚挚是我在迷茫和坚定两种情绪带来的冲突下找到的答案，疫情爆发时大家总说：时代的一粒尘，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而我渐渐意识到当时代尘起，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幸免于难，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尽平凡人的能力，共同扛起这座山。

李文亮医生因为感染新冠倒在病床上的 126 天后，他的孩子伴着清脆的啼哭在武汉诞生，带着温柔和爱。哈哈镜扭曲了我们的生活，或许同时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但我们仍旧可以从变形的轮廓中还原出生活原本的模样，看到不变的坚韧和善良。

我无比怀念那些逝去的人，但决心带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更好地活下去，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像他们一样做点“小事情”，去做一个如早晨一般清白的人。也希望当灾难逝去，那些可爱的人脱下英雄的披风能够做回普通人，和家人好好团聚一场，抱抱很久没见的孩子。

我们仍旧拥有一个像早晨一样清白的人世间，疫情改变了一切，也什么都没改变。

叙专题

路

从襁褓孩提到束发及笄，从弱冠而立到年过古稀，时光的延续伴随人生道路的蜿蜒。回望身后的那段旅程，无论是有形的道路，还是无形的心路，都值得去细细回味。那些有特殊意义的“路”，总会有一些可爱或深刻的细节，牢牢占领你大脑中固定数量的记忆细胞。可能是某天走的一段夜路；可能是归家的必经之路；可能那条路，能唤醒你多年前经历的那一次相遇、那一场分别；当然，也可能是一次巅峰、一次低谷、一次痛苦的决定、一次磨砺你心智的过程。本期叙专题，那些在心尖流淌的感触将化做以文字为载体的一份真情，让我们去听听那些——埋藏在作者心中，有关那条路的记忆。

书法学习 >> 一手好字

大家好，我是 17 级本科生物系学生熊天楚，致仁书画院曾任负责人兼书画社第四任社长。

谈及书法的学习，我常常感到自豪，却也偶感惭愧。

我接触书法的时间已有 15 年了。其间家长、同学、朋友以及书画社社员都曾问过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把字写好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能很好地回答。一方面是我不擅长简明阐述庞杂的事与物，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三言两语告诉显得敷衍、没有诚意。但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关注点多少让我遗憾——难道“书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只是拿笔杆子把字写漂亮罢啦？

诚然，书法是一门艺术，就好比绘画、音乐，皆为我们人类文明的艺术烟火。自然，书法远远不止写字这一回事，赏心悦目的字迹，那只是学习到位的附带效应罢。个人愚见：书法为“法”，法则有规矩、有体系，那么我们就需要有层次且反复琢磨它，这样才可能学好这门艺术。规矩、体系是理论，我们大体知道就好，剩下的理论往往是在我们实践的过程中慢慢累积下来的，故不必操心理论部分；实践暂可以分为两类“操家伙”和“交流”，但细想，交流某种程度也属于理论的范畴。

简谈个人对“理论”的观点。最初，要知道“文房四宝”，对书体种类有了解，书法名家至少得知道书圣王羲之吧，对毛笔至少明白分为“兼毫”、“狼毫”，何为宣纸的“生”与“熟”。后面，逐渐明白纸、墨的好坏，体会不同毛笔的特点。理论暂且先说这么多。

实践。先说“操家伙”，其实就是能用书法工具的粗鄙称谓。一个优秀的书法家或者书法爱好者，他往往是一个搞“学科”交叉的人才。晚清民国时期艺术大家吴昌硕便为一典例。吴昌硕先学习了篆刻，其次书法，最后为国画。书法并非他最初钻研的对象，但因为篆刻是一门“刀上功夫”，把篆刻放在首位学习，使得之后握笔创作出的书法作品显格外刚劲雄浑。国画，虽带一“画”字，却与书法关系密切，这个我后面细说。

吴昌硕先生的艺术求学经历，我内心很感动，也存不少遗憾。他幼时便学习书法篆刻，晚年方才学国画，厌恶官场世俗，做县令一月便辞职；除开篆刻、书画，他还擅长作诗，不愧是文人。上面的这些点我很感动。遗憾的是自己未尝学习篆刻，而篆刻现在觉得学起来不合时宜，相比书法、国画耗时得多；不仅如此，许愿假期了解、尝试篆刻，到了假期还是抛之九霄云外，我的违约一次一次地拖延了这份心愿，我遗憾。

但是，跳出这个思考，我或许已经做的很好了，剩下的不足便让岁月自然地弥补上吧！虽说书画社社长这个身份已为往事，致仁书院的赵冰院长也提醒过我，我也很赞同——退下了不等同退出，只要人还在南科大，就有责任继续为书画社、致仁书画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到之前谈的“实践”，如欲掌控好“操家伙”这一关，不但需要个人屡次动手体悟，还需要“交流”层面的协助。我现在就把自己十多年来的经历与大家大致交流一下。

我每次想写字了，通常得将准备工作做足、做细致，即心细。提前想好要写什么。如果是练字，那么临摹的内容事先在字帖上框选范围，若为创作，就得想好内容，是自创还是摘抄，然后规划纸上布局，接着遴选纸张和毛笔，它们可以决定字迹的效果。除外，倘若笔是新的，条件允许，浸笔于温水，伴随数次按捏笔毫直至泡开。若用砚，则理应磨墨，然现今瓶装墨汁实用，倒完墨之后可考虑加入适当清水，因为水墨比例恰当可使笔迹养眼舒心。这些物质的都备齐了，就得自问：“心安否？”惟心净，气才不乱，力道才稳。相反，写字的时候，要把心放开，敢于下笔。一言以蔽之——胆大心细。

我擅长的书体为草书、行书，也能写篆隶楷，看得多、写得多之后，便自然发现这些书体的不同在于状态。后三者为静态书体，不光表现规矩，且用笔讲究；前二者则为动态书体，行云流水，行笔通常连贯，用当今社会的词汇描述行草二书，会觉得它们看起来比较“飘”，然写字的人掌握得好，更多体现的是清秀俊逸。但是，初学者，一定要先从静态书体练起。正所谓，步步为营。要先学会走路，再去跑步，有时跑步出问题了，还得回到“走”来查找问题根源。细细寻思，学习楷书在静态书体当中还挺重要的，主要还是它实用，最容易辨识。静态书体，很讲究用笔，起笔、行笔、提笔、顿笔、转笔、收笔，每个动作相对繁琐却不乏精致。因此细究其用笔不但磨练心性，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我们的稳定性——倘若是站着写，便几乎是全身的稳定；坐着写，倘若悬臂，便是从肩膀到手腕的稳定，若把手臂放于案上（手腕依旧悬空），

便是手腕的稳定。达到这些稳定，便是应用力道的基本。个人思路，练字要先从站着开始，待稳定了，可适当缩小字体，坐着悬臂写，依然待稳定后，继续缩小字体训练，例如坐下枕臂悬腕书写小楷。

“交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除开足够的对帖临摹，还要适当的发挥自我，也便是“创”。对于美术馆展览，尤其是书法初学者，有机会就去逛逛，主要看书法作品，但是同为中国传统艺术，不妨也去品味一下国画、篆刻作品，毕竟都是对美的鉴赏，欣赏对不对口讲缘分，但一定要先积累广度，之后根据个人喜好、需求，经过考虑挑出自己审美得来的风格。其次，有幸的话，结识一些书法家、书法爱好者朋友，做文学的也可，与他们相处会促进自身于无形中成长，同时也会开拓你的文化栖息地，学习环境很重要不是吗？有了友人，有了环境，相对刚开始的单打独斗情形，兴趣便容易快速成形或者朝某个方向延伸。再者，自己要有意识创造独处经历。我个人偏好独游自然荒野，或是游逛文玩字画的街巷，抑或偶尔到有人文养分的地方休憩，例如茶馆、阁楼、书舍，这些自带历史印记的场所，有时会自然让人催生怀古情思。

总之，拥有这些宝贵经历，目的是让自己情操得以陶冶。值得关注的是，有时候，对于一幅作品创作成效的影响，一个良好的情操相比一向高水准的用笔技能会略胜一筹。潜移默化地，“创”的精神融入一个人的血液，然厚积薄发，一份又一份有意思的作品便开始悄然问世。一定要勇敢去“创”，不要太多过问他人看法，要坚信会有人欣赏自己，这样才可能在这个挑剔且浮躁的世俗中让表达自己的声音不断，让自我本真不过早被世俗掩去。举个例子，吴昌硕的国画又一特色，即“设色浓丽”，而国画素来忌讳浓艳，因为这样画“俗”，严重则“恶俗”；然而直到今天，吴昌硕的用墨浓重仍为人喜爱，不少当代国画画师还在传承他的画法。欣赏他的人，例如当今书法家张俊东认为：即便吴设色大胆，也是文人风骨的体现。而我自己也这么认为，艺术本身，雅俗共赏，可贵之处当属“表达自我”。

补充一下前文提到的“国画”。不要被“画”字蒙骗了，国画其实是“写”出来的，国画的每一笔都饱含书法笔法，绝非涂鸦，它的布局、意境也是与书法相通的，再看看文房四宝依旧为国画艺术服务，所以从根本上说，书法和国画是一家，即“书画同源”。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在学习书法的同时，品味国画。

到这里，也说得差不多了。如有不恰言辞，烦请指正。

书法的学习之路可长可短，可轻松亦可艰难。这条路走还是不走？决定走又怎么走好这条路？这就看阁下的了。

文字 / 熊天楚

We Are Making History Together

题记：

这篇稿子第一遍写的时候就感觉想说的太多、太碎，不知道该怎么串联。翻到第一次操场训练的照片，想来在新场地训练已经近一年了，而自己在社团的这一年半时光，不意间竟然见证了社团这么多的重要节点，于是干脆以“第一次”为线，捋了一些事件出来，有自己的，也有社团的。第二次再看已经是一个学期之后了，读一读对自己写的很不满意，怎么就把这么多激动人心，令人热血沸腾的事写的这么平平无奇，寡淡乏味呢？改来改去却最终无法满意，只能硬生生用一些词汇来堆砌出我内心的激动，如果大家真的想感受这项运动的无穷魅力，与我一同踏上跆拳道的这条“路”，我非常欢迎大家联系我来参加一次训练，感受一下汗水浸泡的畅快淋漓。

——跆拳道社 18 级社长刘怡

第一次见 17 级社长是为了借表演用的木板，其实当时我是没准备加跆拳道社的，没想到借了木板后，社长再跟我说话直接变成了：等你来训练了怎么怎么地——俨然我已经是社员了。随后，我发现社团的教练居然曾是世界冠军，心生仰慕，决定“入伙”。后来，那次表演的木板第一次居然没有击碎，就像我与跆拳道的缘分本来要中断，却意外地延续了下来。

第一次训练是在操场上。没有自己的场地，我们就在跑道和足球场之间的半圆空地上借助敏捷梯训练步法，节奏很快，一趟刚走完，没喘几下气就又轮到自己，这样持续半个多小时，大家都有些筋疲力尽了，教练反复说“再坚持一下，累的时候也是进步的时候” 。现在想来，教练和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咬住”、“坚持下来”，而这种拼劲也恰恰是我所缺少的。第一次训练虽然硬核，但却坚定了我留下来的信念，人生短暂，谁愿碌碌无为？ 唯有努力与汗水填充的时间能让生命日久却愈加熠熠生辉。

第一次演出。国庆七天假，学舞不知学了几天，那时只是觉得队长带我们训练真辛苦，却未想到一年后我自己也会在排练节目这件事上苦苦挣扎。在此对所有节目和活动的负责人致以深深敬意。

第一次外出交流。我们社团一直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跆拳道协会有联系，经常去和他们一起训练。他们的组织架构、运行方式已经非常成熟，训练氛围也很好，是我们的榜样。他们不仅特别热情地欢迎我们去训练，还经常来校指导我们的动作。省赛前教练因为一些事情不能来带我们训练，就是深职院的师兄每周过来一次带我们训练，可以说跆拳道社所取得的成果与他们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尤其感谢他们的付出。

第一次参加比赛，前一天晚上霞爷坐在操场上帮我们整理护具，当时迷迷瞪瞪什么也不懂，啥也没带，愣头青一个就去广州了，比赛前天晚上才发现护具和牙套都是自己打包人手一套的，只好找师姐们借了护具，然后任教练带着我去赛场买了牙套。第一天是品势比赛，康姐起了个大早帮我化妆。那是我第一次打正式的品势比赛，连品势服都不会穿，上了场，才发现报名失误，要打的章法不是我准备的，很多其他学校的同学直接弃赛，我们却硬着头皮打了下来，竟然进了决赛，可见坚持的重要性。竞技比赛日不比赛的队员会帮当天比赛的队员拿证件，盯检录情况，还会给比赛队员陪练，放松，每轮比赛出来就有接应、照顾的同伴，这种温暖就是团队给我们带来的不竭动力。比赛日非常累——很早就到赛场，如果能挺进决赛，就是从早打到晚。教练更加辛苦，一个学生接一个学生的指导，第一天嗓子就哑了，赵教练那次说：“你们任教练带国家队比赛时都没把嗓子喊哑过”。

第一次见证冠军诞生。那次省赛，社长拿下了省冠军。那是校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冠军，我记得那是第一个比赛日的晚上，其他同学的比赛都已经结束，等的就是社长的决赛了，我们全部聚集在看台最下面一排最接近赛场的角落，身子探得长长的只差蹦进赛场。运动员进场时明显感到社长已经很累了，赵教练一直说：“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毅力，谁能咬住那一口气，谁就赢了”。那时赵教练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却还一定要赶过来看我们比赛。场上裁判员一喊开始，赵教练喊得最凶：“稳住！坚持！坚持！别慌！”我们一边

忙着加油，一边提醒教练不能太激动。下场后社长说：“自己当时真的是要放弃了，不想打了，这个冠军是大家喊出来的！”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训练场地。省赛我们获得了团体第四名，并斩获了 1 金 1 银 2 铜。一直特别关心我们社团的体育中心的董主任就借这个机会帮我们申请到了风雨操场的一块场地，社团从此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后来经常说：“这片场地是我们当初用‘命’打出来的。”

第一次亲眼见证绝地反击。全国赛有一场令人印象深刻，那是队长的四分之一决赛，比赛还有最后 10 秒，我方比分却落后很多，后来队长说自己当时都不想打了，但是教练一直说坚持住，别放弃。最后 3 秒，队长尝试了最后一次攻击，没想到对方竟然跳了起来，被判犯规，十犯直接输掉比赛，真的是最后 1 秒胜负迥然，对方气得把头盔都摔了，队长与教练激动地抱在一起，如今回想起那一幕，令人热泪盈眶，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做“裁判没喊停，比赛就还没结束”。

第一次招新。这个我必须讲讲，因为这里有一群我想特别感谢的人。他们不是校队成员，只是纯粹的喜欢跆拳道，喜欢我们这个社团的普通社员。但是他们一直支持着我作为社长的工作：在招新现场帮忙搬桌椅，铺设摊位，帮来体验的同学拿靶，一直到最后收摊，他们的全程陪伴让人倍感温暖和踏实。

第一次和川衡社联谊是给川衡社过 1 岁生日。那次真的算得上青春难忘的疯狂。凌晨 5 点左右，我们就在社康中心集合，沿着大沙河一路跑到深圳湾（我由于前一天训练导致腿脚有点不利索，改为骑车护航），17 公里，大家跑了两个小时，没有按照预定计划赶上深圳湾的日出，只能在大沙河畔把日出看了。在深圳湾的岩石上，大家秀各种难度动作，吹着海风畅谈新一年目标，随后一个蛋糕把每个人跑下来的卡路里又吃了回去。

见证萌新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刚刚过去的省赛，是 19 级萌新们的第一次历练。除了努力拼搏的运动员，他们还不经意间变成了敬职敬业的摄影师，充满活力的啦啦队队长。参加过比赛的同学对社团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了这一次比赛，他们才真正能体会到这项运动的热血与无穷魅力，真正“入坑”。

等新学期开始，我这个老社长也就要卸任了，新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We are making history together! 祝愿跆拳道社更好的明天！

文字 / 刘怡

高考

——属于你我的必经之路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不知不觉，距离2019年的高考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一年后的我们，周身依然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淌过时光的洪流，有些东西被搁置在角落很久很久，再回想起来却仍然如新。也许高考并不是一扇门或是一道坎，它只是一级台阶，引领着我们只是向上，再次回头的时候，能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清澈的情怀。

因这场疫情，我们难得地在故乡度过了高考纪念日，当故地熟悉的夏风又吹过耳畔。仿佛有人在轻轻诉说着，那些遥远却屡屡想起的故事。

2018 年的夏天，深圳的天气很热，图书馆的冷气很足。新生周在八月的最后几天，之后回想起来，也只是没什么事却忙得手忙脚乱的几天。把被雨打湿的帆布鞋晾在阳台上，每天都去摸一摸，慢慢发展成了一个有仪式感的动作。第一次尝试订蛋糕，冒着大雨去拿。也是试着在手忙脚乱的生活里得以稳定的方式。从七号门到湖畔，之后的两年内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的路，在那条路上思考的东西却远比下节课在哪个教室深刻得多。雨很大，我慢吞吞地走，蛋糕在雨里摇摇晃晃。高考结束到进入大学三个月，跑了很久终于跑过的十八岁，没有人教过我原来成长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故意让自己“充实”起来的行为，或许只是对抗时间的一种方式，忘记周身发生的变化，才有理由埋着头，无论前路将我导向何处。但路还是要走的，外界的推力不可能让铁了心站在原地的人往前。雨虽然大，也要坚持着走回寝室，吃完蛋糕，迎接我的十八岁。

——小 D

在小区里弯曲的绿道中穿行的时候，总能想起当时不断提醒自己高考后不要忘记这一次次不情愿的从床上爬起来上学的感觉。现在想想，这仿佛是“苟富贵 勿相忘”的个人版，里面夹杂着稚气。通向校门的直路上，那个世良杂货商店还开着。高三那年很迷柯南，这个杂货店自然而然让我想到世良真纯。365 天之后的现在，娱乐活动越来越多，却不再有高三忙里偷闲看一集柯南的那种满足感。6 月 7 日考语文的路上，路旁的打篮球的人们停下来，冲我喊的那句“兄弟！高考加油！”言犹在耳。很遗憾当时匆匆骑车而过，没能记下他们的面孔。或许现在球场中的挥斥汗水的就是当时的那一拨人？也罢，不必纠结，6 月 7 日、8 日的高考生是最受照顾的群体吧，校门旁边免费的矿泉水、护眼贴、文具……我只在考完最后一门英语之后拿了一瓶水，从那时我就隐约感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可那种感觉很快被解放之后的喜悦冲散，但是 365 天之后的现在，这种感觉又涌现出来，是一种失落吗？我可能感受到了，高考结束的那一刻，是我与最后一丝懵懂与幼稚诀别的时刻。

我终归是会成长的啊，但为什么感到一丝不舍呢？

——白木少杉

记得当初高考理综超常发挥，我压着底才进来南科大。而在高考后的整整一年里，我都是不快乐的。

我发现身边的大佬那么多，我那时候觉得自己根本融入不进这里：高数线代这些课别说达到平均分了，就是维持不挂科都要用尽全力，在 java 的 lab 课上几乎从没按时写完的 exercise……这些让我好焦虑，我那时候甚至好几次在深夜想过要不要退学回去重新考一所传统高校。好像在这里，所有人都告诉你：你要绩点高，你要社工棒，你要能力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一个成绩不好的人在南科大究竟要怎么很好地生活下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如何与世界相处，更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我不敢和父母打电话，我不敢让自己闲下来，那一段时间我疲惫、抑郁、焦虑，看不清未来，更看不到希望。

但是我好像也一直对自己说，我可以慢慢来但是一定不能永远停在痛苦的泥淖里。也好在我非常努力地拉了自己一把。后来我学会与平凡到甚至有些平庸的自己握手言和，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慢慢去为自己的将来做些准备。生活变得明朗起来，但是只要回想起原来我曾度过那么长一段孤独焦虑的时间，我都会觉得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也要很大的勇气与很多的坚持。

我不知道在南科大还有多少人就像我一样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焦虑，但是我想说的是，没有人的人生是“失败”的，所有人都有未来。我们可以走得很慢，走得很辛苦，但是一定不要永远停在这里，哪怕是在旁人看来普通至极的大学生活，也有自己知道的高光时刻。

——Willy

从新生宿舍到一教有长长的一段路，我总是走得很慢，一如高三的我走在教学楼到图书馆的路上。

风雨连廊缀起了这一段路。若是雨后，一点钟方向的远山总是云雾缭绕，天地也显得干净，近处车水马龙的喧嚣似乎不大听得见了。

我曾想，这样的景我大概怎么也看不厌吧。那时我也不懂，是风雨连廊解除了鞋袜阴湿的烦恼，让我可以站在屋檐下做那敏感易碎的梦。

365 天，我发觉母校的方方面面都在回忆中出现过。我的高中没有用填鸭教育培养出一个个刷题机器，她用宽松的、平和的态度，告诉我们去追梦，去用青春做有情怀的事情。于是，在一场场音乐会中，我们用手机点亮手电筒摇晃着，在每一年的社巡里，我们交换明信片，探寻着心里那人眼中的星光。篆刻、琵琶、乐曲创作、线描，这些都是我为了好玩而上的选修。要用什么来形容那闪着光的三年，我想应该是浪漫。365 天，我依然在怀念。

怀念着，愈是期盼回校。那天十几站的地铁也挡不住一身轻松，光是坐在食堂里吃一碗酸辣粉，都能让我满心欢喜。凤池换了水也换了鱼，篮球场上也不是熟悉的身影。可是走过教室，我还是看见了那个在窗户上贴英语周报来挡阳光的我。

大约是唯有忘却不可原谅，记得亦是幸福。归程永远令我欣喜万分。

——刘星

几个星期前搬家，一趟一趟把带不走也留不下的衣服往楼下衣物箱里捐。校服留到最后，四身秋季三身冬季一身制服，还有几件年年都买基本日抛的班服，我妈大手一挥，也都捐了吧。

遂下楼。

没拿袋子，抱十几件衣服裤子就像抱一座山，最上面的外套还闻得出一点洗衣液和衣柜的味道。然后我站在柜子前面翻每一件衣服的口袋，比扔洗衣机之前还要仔细，没有钱，没有纸，没有笔帽。洗过太多次，正面的校徽都开始模糊褪色，初二时候粘上的丙烯颜料倒还真是一点没掉，真有你的，C3H6。

九点多的小区楼下总是很吵，小孩骑着滑板车绕水池大叫，水池边的地砖铺成环形的，突然想到海子写过一句诗，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从平抛到电磁的物理压轴，从 xxl 到 xxxl 的秋季校服，这些曾经多么惦念或习以为常的生活组成，站在高考后 365 天的节点上看，也都成了来路上的往事如烟。脚下的路是沿时间纵向延伸出去的直线，带不走的，留不下的，一切的意难平又或者终如愿，不论情愿与否，都会被时间推着我们走过。

“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易米七

最近恰好在辅导机构做助教，看着穿着校服的高三孩子们在压力下生机勃勃，心底不由生出一阵艳羡：原来高考和高考所引领的一段记忆，原来还如此鲜明地活跃在我心中。高中时的我，流连在化学的学科魅力中，靠着那时所笃信的入生观，把学化学竞赛当作半个信仰，而另外半个信仰，则在所创办的社团中，希望将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分享给其他人。这样热烈的激情，洋溢在我的整个高中生涯，如今的我回想起来，总感到一股词穷的深情。对高考记忆的反复咀嚼，大概也因为不可复制，我再难带着自己的入生，过得那样轰轰烈烈。如今每当走在熟悉的路上，总能遗忘当下的压力，像回忆一样散步。

这样的过往，总是提醒如今的我“你是个什么样的入”，尽管初入大学的我不那么适应，它却一次次让我重获希望。无论是懵逼了大半节课的课后，还是带着困意在烈日下走回宿舍的路上，一切的不尽如入意，都不曾让这希望消失。

高考过去几百天，我在大学的境况一点一点好起来，虽还是怀念高考前后的时日，但更多的，还是暗暗感激那些充满生机的回忆。

——鹿奕

致身实验台，也看到海：

访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杨亮

杨亮是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他长期进行关于革兰氏阴性菌微生态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研究。在2018年，杨亮从南洋理工大学来到南科大投入医学院的建设，记者有幸采访到杨亮，了解他的故事。

实验室到临床的研究

现代医学建立在对人体与疾病的科学理解上，而与临床的结合也可以让基础研究增色不少。杨亮告诉记者，在实验室做的实验与临床上的真实情况往往相差甚远，所以在研究临床问题时，采用的是从医院得到的样本，建立的模型也需要尽量的还原。

杨亮在本科接触的是生物科学，他回忆自己本科毕业做的是关于黄瓜的遗传学问题。在前往丹麦求学时，杨亮首次接触到了和临床对接的科研项目。自此，杨亮把临床与科研结合的思路作为了自己日后科研的方向。

2012 年，杨亮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教职。在南科大的医学院申报得到批复之后，医学院早期筹建工作的负责人曾经前往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进行调研，而联系、引导南科大人员前往参观的正是杨亮。也是以此为契机，杨亮得知南科大正在筹建医学院，并最终选择加入南科大。

对于杨亮来说，选择来到南科大意味的是放弃自己已经搭建的队伍。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仪器设备需要重新配备，更重要的是人员的流失。在杨亮打造新的团队的过程中，经历过一些技术上的“断档”，以至于需要联系原先的博士后，请回来指导新成员的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他却依旧坚定向前。在经历了一年的建设后，杨亮欣慰告诉记者，在历经一年的建设之后，课题组的工作基本上走上正轨了。

来到深圳，杨亮认为深圳的科研硬件实力强，从系里，到校内，再到深大、先进院，深圳的科研平台构建很好。“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两公里之内解决”杨亮笑着分享他的感受。

人文与科学的氛围

和医院的熟络使得杨亮对医学院的建设有着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医学院而言，最重要的是学院的文化传承。

图 / 杨亮在南洋理工大学终身教职庆祝活动

图 / 疫情后复工团队合照

医学院与医院是紧密结合的。这种结合在表面上是医院为医学生提供一个实习、工作的场所，医学院把学生送入医院，促进医院的发展。而更深层面上，一届届的医学生成长为医生的历程是学校与医院交流的过程，这种长久的交流最终会形成一种文化，是属于医学院与医院之间的独特氛围。医学院的学生成为有口碑的医生，医院又为新的医学生提供来自教学、临床等各方面的宝贵经验与条件，这样的良性循环才会建设起一个顶尖的医学院和顶级的医院。

“靠自己培养的人才是源源不断的。”杨亮在和我们分享深圳市对于南科大医学院的支持时这样说，引进人才是深圳长期以来的目标，可在引进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人才的能力。这一点来说，不单单是医学院，南科大许多学科建设的目标也是为了深圳乃至于中国未来的良性发展。

对于南科大医学院而言，身处于一个综合性强、重视科学研究的环境之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具备更强科学素养的。国内的大部分医生没有丰富的科研经历，和高校合作比较频繁。不过对于德国、美国之类的国家来说，医生具备充足的科研素养，独立地开展科学研究、发表论文是十分常见的。秉持这种考虑，杨亮在设计面向医学生的实验课时，注重科技在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上的应用，为学生提供同时接触科研与临床的机会。

舒畅身心做好教学

可能在许多学生眼中，教授都是整日忙碌在办公室与实验室中。的确，除了日常的科研与教学任务，杨亮还负责对医学院的科研设备进行统筹管理，不可谓不忙碌。不过尽管面临着各个方面的工作压力，杨亮依然注意利用闲暇时光，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杨亮认为授课最重要的是要“引人入胜”，做到这一点，除了教授的教学经验，更重要的是教授的情绪与状态。在课堂上，他总是注意用更轻松的方式表达课程内容，让复杂的知识更加易于接受。“不是学生才会抑郁，教授也会抑郁的。”而教授的情绪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学生。“教授的身心健康很重要。”杨亮说，“自己压力小一些，教课也会教的好一些。”

在闲暇的时间里，杨亮会驾车带着家人前往惠州，在海边游玩、拍照，品尝海鲜。即便是工作日，他也会和家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陪伴家人、舒缓压力。杨亮分享自己之前在丹麦的经历，大学里的教授很喜欢运动，每年寒季假期结束都会有教授因为滑雪摔伤了腿。在南科大，他也经常去健身房里锻炼。运动既可以排解压力，又有助于身心的健康，这是杨亮对自己、更是对学生负责任的表现。

文 / 张克凡

因为热爱，所以精彩

——访深港微电子学院汪飞教授

> 如果大家有理想，想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尽可能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要太受制于生活和其他因素的干扰，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获得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坚持去做，哪怕不一定能做得很好，都是值得的！
>
> ——南方科技大学深港微电子学院 长聘副教授 汪飞

走向更加成熟的发展道路

2013 年，在丹麦科技大学任职的汪飞做出了决定——回国加入南方科技大学。

汪飞告诉记者，自己来到南科大的动力一方面是来自朱校长的感召，更多地来源于这一所新型大学和深圳这一创新城市的吸引力。当时，汪飞在丹麦研究的课题即将结束，他考虑了很多——继续留在丹麦发展，难免遇到“天花板”；而国内近几年不断加强的学术资源投入力度，日益提高的学术地位，以及深圳市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都让汪飞深感加入南科大意味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于是，他收拾行囊，回到故国。

“一开始你可能对什么有兴趣都想尝试一下，但是你不可能沿着所有的方向无规则地发展，你需要沿着一个特定的轨道，更加有取舍地向上生长。”来到南科大后，随着科研与教学投入的不断推进，汪飞觉得无论是自身还是学校整体，都逐渐走上较为成熟的发展轨迹。

加入南科大后，汪飞经历了南科大电子系的诞生与发展，并参与筹建了南科大深港微电子学院。从于洪宇教授提出可以利用大湾区的地理优势，联合做一些科研和教学合作的想法，到与港澳高校的不断商谈、签订合作协议，最终成立深港微电子学院，筚路蓝缕，荆棘密布。如今，南科大深港微电子学院被教育部列入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单位，吸引了更多港澳地区及欧美高校的关注，共同合作发展。

“深港微电子学院寄予了深圳对我们的期望，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汪飞言道。

科研工作：来源于问题，服务于需求

回忆起自己与微电子领域的渊源，汪飞告诉记者，自己上大学之前其实对物理特别感兴趣，但是未能如愿进入物理系，被调剂到了机械系，“我也挺喜欢机械的，因为机械当时是我的第二志愿，我从小就喜欢鼓捣一些东西，像手表什么的。”在大三的时候，汪飞开始接触到了机械下面的一个分支——微机械，这与传统机械不太一样。渐渐地，汪飞对这一学科产生了极大兴趣。在这种学术兴趣的引导下，他放弃保研资格，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走进微纳世界，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汪飞坦言，自己刚来到南科大的时候，想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学术资源，多发一些高质量的科研论文，而现在更多的是想的是解决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和产业需求。在微电子领域，尤其是在微电子机械系统这个方向，有很多研究论文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汪飞希望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将具体的技术应用于国计民生的实际需求，“这是更接地气的一种走法。”

谈及产学研结合，汪飞认为企业与科研工作者之间的信息互通尤为重要。很多企业在发展中所遭遇的技术瓶颈并不为科研工作者所知，而实验室里的创新研究成果，却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汪飞说，自己经常去参观一些企业，同时也会有一些企业来到自己的课题组参观访问。经过交流沟通之后，可能一直困扰企业的问题便得以迎刃而解，产学研的转化也得以落到实处。

科研工作，汪飞还经常参加公益科普，举办科普讲座。汪飞说，科普讲座能够将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提高民众整体的科学素养，对于社会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每当在讲座中看到一双双探寻未知的眼睛，自己的内心就充满了分享的快乐。

让兴趣与坚持为梦想护航

汪飞说，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是当老师，同时自己也是比较幸运的，一路走来，真的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我愿意跟学生聊天，愿意上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

到一种极大的满足；每当看到学生们获奖、发表论文、申请到理想的院校，看到学生们脸上洋溢出来的笑容，我也非常开心。”汪飞将培养学生的过程形容成一种在其他职业中难以获取的愉悦感，“我觉得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教学方面，汪飞获得过南科大 2016 年度杰出教学奖和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他在南科大讲授的课程，包括数字电路、微机电系统导论、集成电路工艺原理等。汪飞说，自己当时在丹麦授课的时候，学校有很严格的要求：在上课之前需要接受 250 个课时的教学培训，包括教学方案、教学大纲、教学技巧、跟学生的沟通的技巧等等。此外还要接受教学评估，并通过学生的反馈了解自己的授课情况，学生的困难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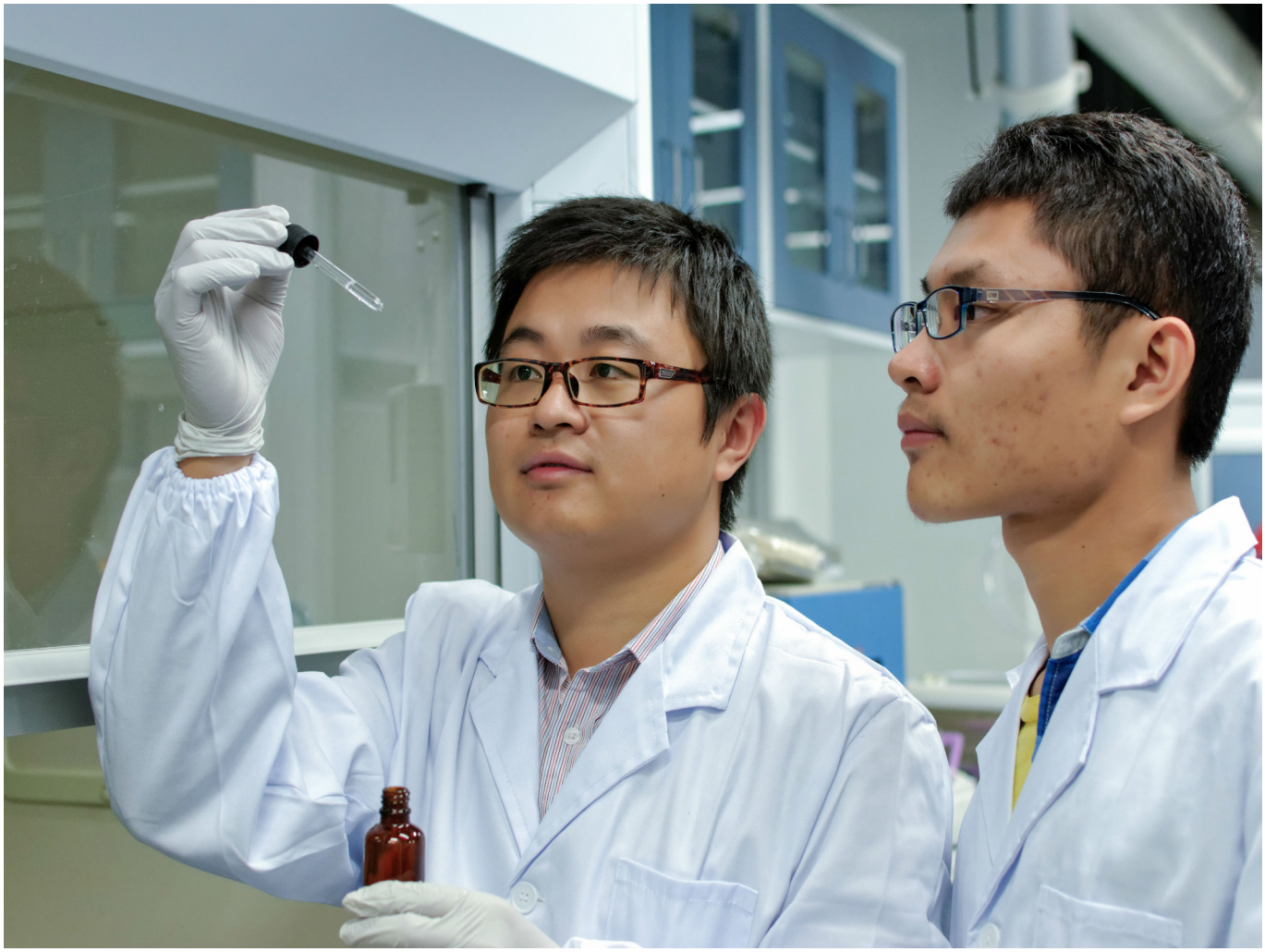
汪飞认为，对待教学的态度比教学技巧本身更为重要。作为老师，要想把课上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教学。想想在哪些环节学生可能理解有困难，进行重点讲解。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贴近学生实际。在课堂上，汪飞会时不时跟学生们开玩笑，并在讲授的过程中以一种平等的视角与学生进行沟通。在他看来，教学本身不只是传授知识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平等交流的过程。

汪飞指导的几位本科生、研究生在校期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全面发展。“我觉得主要是学生自己比较争气”汪飞笑了笑说，“指导学生其实跟教学是一样的，把学生当成平辈人去沟通，然后看他们的兴趣在哪，去适当地引导、推动一把，比如说帮他选一个可以发挥他特长的研究课题。”汪飞认为，作为学生应当学会如何调节自己状态，明确需求，解决问题。而在此过程中，导师的关注不可或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举足轻重。”

大学阶段是一个年轻学生价值观成熟的过程，导师的人格魅力、处事态度、价值观等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通过生活中的细节观察导师，也会不知不觉地从导师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汪飞很感谢自己的导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李昕欣教授，“我现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以及对待科研的态度，很多都是受到了李老师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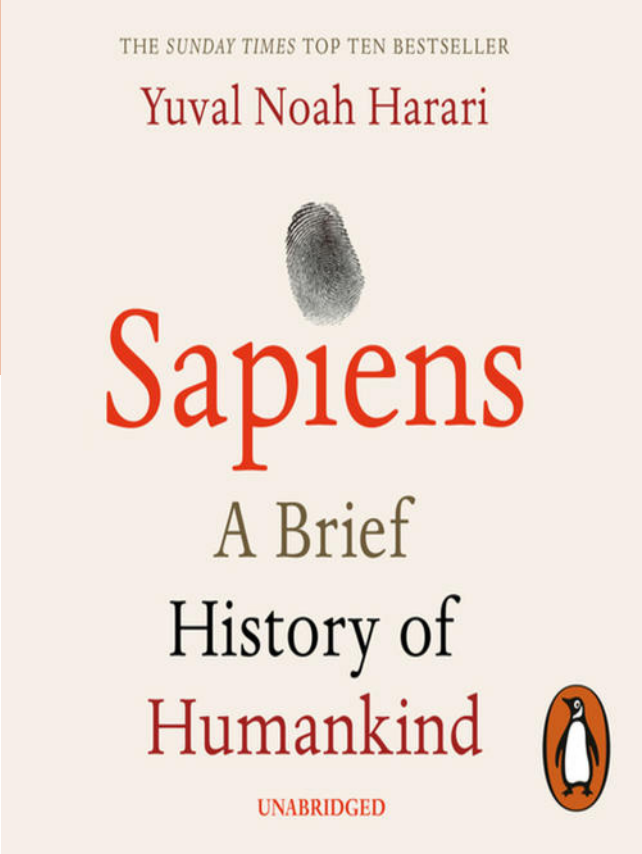
在平常的交流中，汪飞鼓励学生们坚持心中的道路，初心不变。“做科研工作时，如果更多地是想着快发论文、申请到更多的研究课题，便会背上太重的包袱，也失去了对科研的初心。”

文 / 杨鸿嘉



Book Review

BY KENNETH Z



Hours went by before I realized I'd finished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by Yuval Noah Harari, but that was hardly enough.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ve had any interest in a subject that wasn't math or sciences. It was a eureka moment, as Sapiens has laid out history, slide by slide, vividly, in front of my bare eyes. It was a brilliant odyssey with a wisely constructed plot. It is a brilliant book, having done justice to historical events and fulfilling its objectives of teaching something to the readers. By any means, it is a must-read, especially if your area of experti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iberal arts.

The book, in essence, is a history book. However, unlik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literature consisting of several anecdotes in one geographical region at a particular time frame, Sapiens is about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entir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More accurately, it tries to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 from an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Starting with premises and case studies in human psychology, Harari ultimately justifies the sociological construct that has become our society. In other words, this is a book about humanity, why we are, and who we are.

Along the way, some difficult, yet crucial concepts are demystified and elaborated on. Some examples include the idea of egalitarian societies – equality, the concept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as a collective imagination, the formation of religions, and much more. The intertwining theme for these, however, is causality – a cause generates and instigates a result, and result in turn stirs up new causes and thus evolves into something new. This logical progression will amuse these who are forced to work with logic – people who study math and sciences – and will retain to affect your perception of history henceforth.

The book starts with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which happened some 2 million years ago, embarked on a long journey from the scorching tropical jungles to the extensive lands of Australia, recording human interactions and psychology before the Neolithic era. At this time, myriad species went extinct because of a new species that disrupted the local environments. Small, nomadic, sometimes agricultural, groups of humans started to form - establishing hierarchy, order, and the primitive invention of the earliest days, and would later become intricate edifices that form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As humans started to settle into larger groups due to the inefficiency of hunting, they've adapted a lifestyle around the crops. In fact, they worked around the clock, and this biological clock has eventually turned in to the lifestyles we have today. Later, when the product of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sufficed to sustain larger blocks of populations, villages, and in time, kingdoms flourished. Laws, governing bodies, and social beliefs were integrated, such that each civilization was distinct. Wars erupted, treaties were signed, and more peasants were exploited. The central theme was collective fictions – theoretical concepts that somehow became effective once everyone started believing it. Examples include business, religions, and even things as real as money. As people fought for their beliefs, some fictions became so powerful that they brough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thnicities together into what we call countries today. When this happened, more people steadily abandoned their previous profession as farmers. They became specialized in specific fields: business, mining, manufacturing, and so on. As time went by, limited resources ceased to interest these wanting to make more money. They either expanded with imperialism in mind or fared along trade routes with spices and fabrics in hand. The lust for money incentivized the need for more freedom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at that time, was then a natural solution) and invention. Under this liberalism, Newton discovered the laws of physics. After his discovery, the world was revolutionized – a revolution that overthrew ignorance. Numerous thinkers and philosophers voiced their visions during this time for theories such as the free market, decentralized government,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and, most importantly, peace.

Even so, the devast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lack of resources induced the two most violent conflict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Today, still traumatized by the repercussions of war, we search for peaceful ways and positive-sum games throug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Today, we have achieved much, from IoT, big data, 5G, to smart cities and factories, gene modifications, and driverless cars. The future seems imminent. Fearing a wrong turn in the accelerating frames of future, however, Harari left the readers with food for thought "… perhaps the real question facing us is not 'What do we want to become?', but 'What do we want to want?' Those who are not spooked by this question probably hasn't given it enough thought."

As a history professor, Harari knows too well it is impossible to condense everything into some 400 pages. Therefore everything within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book focuses on the four most essential progressions in human history: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unific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For each part, Harari delves into the minds of the residents of that period and enumerates some key themes. In this fashion, ideas are connected not only logically, but also chronologically. Knowledge is sliced into bite-sized pieces. With each paragraph, I am taking these chunks of knowledge consummated by years of research and absorbing their ideas, although they didn't make sense to me in the past. Consequently, this is not just a good read; it is a good lesson that taught me how to think in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arts.

"Fascinatingly written, but not without flaws," remarks some critics who mostly major in social sciences. Indeed, as with any book, Sapiens presents some misleading information, like implicitly attributing some peculiar human behaviors to mere biological instincts. This, however, should by no means dissuade any reader from giving this "fascinatingly written" bestseller a try. It is tailor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it is written with eloquence, and it may change your life, why not?

The Study of Campus Romance

BY CHRIS

As his eyes slow drifted downward
A gentle nudge made him quick blink
He slowly moved his gaze upwards
Silent thanks to his saviour pink
The professor droned on and on
Equations melting together
As he looked over and upon
This beauty and his rescuer

She was bereft of silk samite
Twas warming to the summer heat
Her simple pink top was half length
It covered elbows from the suite
Of mosquitos, humidity
While remaining comfortable
It was chic, it was cute without
Standing out, not memorable

He looked down at his crumpled shirt
That he'd plucked off his dirty floor
The late night of gaming had left
Him lacking in the clean clothes drawer
Brushing left-over noodles off
He turned attention most to class
But his eyes were drawn to the one
Who avoided the teachers scoff

After class, he stopped her to ask
Why did you wake me up? Why me?
What is it that I did that you
Felt that need to help, I can't see?
She smiled coyly at him, hair bright
In light, eyes averting his gaze
Everyone needs a second chance
So leave your digital malaise

She finally looked eye to eye
To him, it was so bewitching
She said, I've given hope right now
Find other things captivating
As she did turn away from him
Her skirt did beautifully flounce round
He briefly forgot himself, and
Collected his jaw from the ground

It took him hours to notice
He knew naught of this smart woman
Just what she looked like that day and
He knew he had put his foot in
In preparing for that next class
And for the weeks ahead, cleaning
His laundry and studying up
Was his prime method for training

With clean clothes and his prepared notes
He was early this week to class
He took the same seat as last time
So that him she would not surpass
She arrived mere minutes later
Flashed him a smile, coming over
Placing her bag, books next to him
Sitting down, looking him over

You opted for the second chance
I see, sliding over her phone
With an app ready to share their
Contact info as a touchstone
With their names exchanged, details swapped
They would meet later to study
Their study session ran late night
Talking all the subjects lovely

The academic turned romance
Over twelve months, walks on campus
Were good, relieve various stress
Aligning the hippocampus
With the two academic fields
They traveled abroad together
Researching and learning, they were
Just like two birds of a feather

They were replete with offers, both
From unis near by and afar
When it came to decision time
Their choices could not be sub par
They wanted to be together
Same city or institution
Many had failed at this hurdle
These two got their distribution

They would continue to study
In lands far removed from their home
With the blessing of all parents
Studying biomes, chromosomes
Eventually they married
And are successful scientists
They soon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In their fields, not the quietest

Thus our love story concludes
Like so many do, with some truth
You never know where your love is
Even as an unruly youth
Pay attention to those round you
A sweet smile, helping hand, quick nudge
Might be all that it takes to find
The one to always share sweet fudge

在暴雨霓虹里
窥得一角城市流光
驻足而谈的人啊
你何时踏上归途

摄影 / 徐梓浩

凌晨五点半的静谧时刻

摄影 / 谢欣衍

脚手架围起的水泥森林中
夜色拖长了影子
安歇在平台上

摄影 / 余高隽

琼楼玉宇
云水苍茫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摄影 / 陈克涵

洲
黑鸭

摄影 / 徐梓浩

穿林而望
他俯身甘于泉水旁
浣溪沙

摄影 / 郭芷汝

泥土充满幻想
所以生命扶摇直上

摄影 / 吴逸歌

形影腾腾夕阳里，
数峰危翠滴渔船。

摄影 / 徐梓浩

雲烟

文 / 沈清

我想这里大概并不属于胡同或着小巷中的任何一种。临街的两栋矮脚房夹出一条逼仄窄小的通道，失修的地面和一大团电线拉扯起的天空就囊括尽了所有可见的四面和八方。灰漆剥落的墙面和皱巴巴的牛皮癣广告昭示着我们从来不属于这个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哪怕道口的老孟家推开铁门左转五步就是这座城市必不可少的主干道之一。我们就这样与城市繁华明亮的一面彼此矛盾又互不干扰地和谐共生着。

向来如此，不足为怪。

我想我也许是爱下雨天的，没有光的天给了整个片区一视同仁的阴沉色调。房前的洼地盛着临街饭馆泼出来的油水，浮在上面的油被雨冲成一小片河，气味被尘土盖过，那是独属于我的快乐又廉价的彩虹。

我记不清余妈妈嫁过来的那天实在八月底还是九月初，只记得那是个地未干透的雨后早晨。娶亲的是小路尽头卖包子的老张。按理说我不该叫他老张，就像给人拉家具的老孟要称呼为孟伯父，开小旅馆的老李要喊李叔叔一样，有个分得清辈分的称呼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老张既不是世代落户于此的原住民可以究清祖上辈分，又没有娶妻生子来比较出年岁继代，称呼久悬而不决，我也就跟着父母喊起了老张。老张人很好，听到我这么喊他只会把眼睛笑成一条缝，有时甚至塞给我一个分量不小的肉包子，颇有几分二哥课本里“名我固当”的意思。这句话我原本不懂，现在大概是懂了。

因为老张的宽厚和好人缘，他的婚事自然成了我们这里几乎所有人操心的事项。老孟拉来了一个九成新的梳妆台，刘妈挂出来新年才会用上的红灯笼，大哥去请了专门的锣鼓队，最后大家合资，去租了大概三人高的红色充气拱门，和两只金色的充气狮子。

婚礼前一天晚上下了不小的雨，可是大家热情高涨，我站在光明的大马路和我们居住的灰色地带的交界处，看着轰轰作响的鼓风机逐渐把红色塑料布撑成一个有模有样的拱形大门，门上新郎新娘的大字后面，大哥用红纸盖过之前的写上了老张和余妈妈的名字。它们就这样立在一家小饭馆和一家便利店的中间，甚至占据了一小部分的人行横道，以一种极其醒目的姿态框出那条平日毫不起眼的小路，也许它依然逼仄，依然窄小，可那是我们唯一力所能及的高调和张扬。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的头痛得像是有一百个老张在我的脑袋里放鞭炮。家里已经空了，我艰难地回忆起妈妈扶起我让我喝药，把我按回被子，和爸爸哥哥一道出门的场景，还有夹在我的梦境与昏沉之间，路过房前的锣鼓声和喧闹人群的笑声。我想我发烧了，大概是突然降温又淋了雨的缘故。我挣扎着穿上今年新买的粉色连衣裙，走出家门——我可不想错过老张家的午饭，和用漂亮盒子装着的喜糖。

我本以为这时候小路上该是空的，却看见对面房檐下的石阶上站着一个人，更确切地讲，是个看起来和我一般大的小孩。

那便是我第一次遇见余延的场景了，他仰着头，手里攥着一只穿花裤子的粉色海星，一声不吭，就那样站成一幅安静而单薄的画。

我走过去同他打招呼，想着他大概是哪个路过的被红拱门或者锣鼓声吸引过来的谁家小孩。

我指着道里传来热闹笑声的地方，“那里在办婚礼。”我无不得意地说。

“我知道。”他小幅度地点头，几乎是轻描淡写地说，“结婚的是我妈妈。”

“那你为什么不去？”我瞪着眼睛问他。

他转过来，竟然笑了，“因为和我没有关系。”

我不能明白他的话，又或许能理解一点点。我只记得当时的自己正努力地在心里编排着老张的好话，却一句都没有说出口。

因为先出声的人是余延，我惊讶地转身，看见他伸出手，手里躺着那只海星，“这个给你。”

在算得上凉爽的雨后早晨，海星的触感潮乎乎的，不长的毛绒贴在布料上，还残留着一点堪称温暖的热度。

真是个奇怪的人，我想。

而事实证明，我想的并没有错，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余延始终没能够融入我们的小孩圈子里。也许是因为他太过淡漠了，这种淡漠对于同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压迫，让我们身上无可厚非的，包裹着“小孩子心性”外衣的幼稚和愚昧原形毕露，无处可藏。

但作为唯一可以称得上是余延朋友的人，我日后无数次地回想起初遇他的那个早晨。收买我的也许是递到手心里的那个海星布偶，也许是他并不快乐的笑，有点哑的语调，还有被汗浸透了的，有绒毛加以掩饰的布料。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将成为余延杀死十岁的自己，交付出所有迷茫和摇摆不定这场浩大行动的唯一知情人和见证者。

那时的我只是和他一道静默地站着，看向对面灰而暗淡的墙。昨晚贴上的“囍”字已经被雨水冲得皱了角又褪了色，如果没有人撕掉，它或许会和牛皮癣广告一起，永远地成为这面墙，和我们生活的这条小路的一部分。

我握紧了手里的海星，无端地想着，我或许再也不能叫老张“老张”了。

野兽

文 / 曼施里安

起雾了，入眼处都是一阵雾气，微弱的月光被散射，使得这一切都显得白茫茫一片。衣服表面已经摸得出一层水，墙角与地面可以看到水珠一颗颗地滚落。

天气其实并不热，但是太过于潮湿的空气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黑夜里，只有微微一点光芒让人勉强分得清眼前的东西。他蜷缩在角落里，目光穿过面前的窗口，望向前方的海面——也许是海面吧。

他借着月光，抬起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表，指针指向了凌晨三点，今天是6月6日。

“呼……”他长舒了一口气，想把那仿佛钻入每一寸肌肤的潮气给逼出去，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海边就是这个样子。

无奈地坐起身来，从一个角落里摸出一块布，放在手里捏了捏，果然，都快有水渗出来了。他摸索着爬到机枪旁边，将布搭在了枪管上，小心地擦拭起来。那凝结在枪管上的水珠便一片一片地被刷下来滚落在沙地上，消失不见。

他觉得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他只是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1941年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军人，随后被送上了东线。凛冽的寒冬让他在医院里待到了1943年，之后的经历便是在后方抢收粮食。

但是他却已经成了一名老兵，一名只在医院里见证过战争残酷的老兵。

背后传来一阵窸窣的声音，他知道是指挥官福瑞金中尉醒了过来，走到了他的身边。

他回头看了他一眼，读出了福瑞金那蓝色眼睛中的意思：别紧张，他们不会来的。

他抬头看了看远方，依然是一片朦胧，他的心中莫名有一种不安，一种挥之不去的悸动。也许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来到前线吧？他这么想着，虽然也许不会战斗。

“先生，请问您要去哪里？”购票队伍排到了一个老人的面前，服务员姑娘清澈而悦耳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

老人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丝丝皱纹也显示着他所饱经的风霜。他摊开自己的手掌，展开了手掌里捏着的那张纸。

“巴黎。”他看了看那张纸，说。

“好的，那么您看好了是哪班车吗？”

“是这个……”

老人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了候车室，他安静地坐在那一群嘈杂的乘客之间，显得十分怪异。他的眼神盯着一个方向，一动也没动，似乎在发着呆。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行，他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回到那儿去；这也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行，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未决定过要回到那儿。他不知道，也不敢想自己回已什么方式重新面对命运。惶恐？愧疚？或者是痛苦？但当他决定了要在这场旅行迈出第一步，却发现自己变得无比的平静，就像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感受着自己一天天衰老，如过着和平的生活一般平静。仿佛一切都理所当然，仿佛一切都命中注定。

火车到站的广播催促起了他身边的乘客，老人于是也站了起来，被裹挟在人流中挪向了检票口。

“轰——”炮弹落在了沙地上，爆裂开来，溅起无数的白沙，将刚刚露出一点菱角的太阳又压回了大地之下。硝烟的味道弥漫在了空气中，呛得人难以忍受。耳朵完全是一阵轰鸣声，眼睛也因满天的沙粒不敢睁开。他只好张开了嘴，希望用这样的方式缓解噪音对耳膜的损伤。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待了多久，也不知道还要待多久。这样的痛苦让他的大脑几乎没有思考的能力，但是他也知道，一旦炮击过去，便是敌人登陆的时刻。他想不明白敌人为什么舍近求远登陆这里，也想不明白隆美尔元帅何能如此巧合地将精锐的352师放到了这里……这也不是他该想的事情，他只是一名士兵，他只需要服从命令。唯一的好消息，也许只有在这硝烟味中自己不会再闻到海里传来的那恶心的鱼腥味了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炮火声终于渐渐地稀疏了，他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坐到了机枪的旁边。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枪柄，看向了面前的海滩。

无数的炸弹落在白沙上，却没有留下多少坑洼。只有那块状的焦黑与冒腾的青烟展示着这儿发生过什么。海浪一波一波地侵袭上岸，抹平了那一切痕迹，雪白的沙与雪白的浪花汇聚、交融，竟让人分不清哪是海，哪是岸。

远处几个黑色的东西从海上出现，在太阳下泛起了莫名的黑色光泽。他知道，一场意料之外的战斗就要爆发在这片狭窄的沙滩上。再抬起头天上，无穷无尽的白色花朵蓦地绽放，如同一片片阿尔卑斯山脉上盛开的雪绒花。

他的手指都因为用力而泛白，但是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的视线只紧紧地盯着那海岸的边界，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也不敢想象自己将面对什么。

“沙……”当第一个美国人的脚踏上了海滩，仿佛所有的人都能听到那脚步踏上沙泥的声音。他知道这一定是自己的幻觉，因为四周早已是友军们枪口怒吼的声音。他尽力地思索着自己应该做什么，然而不等他想明白，中尉的声音已经在耳边

炸响——

“开火！”

“巴黎圣拉扎尔站到了，请需要下车的旅客……”

老人默默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拿上了自己的行李，顺着人流走下了火车。

他并没有走到火车站前的大广场，去欣赏一百年前莫奈笔下所描绘的车站。这个一百多年的车站也许会像传闻中的那样美丽，但他却无心欣赏。他急着回到自己曾经待过的那个地方。

但当他再次走到购票窗口前，心中却又涌起了一股犹豫：他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那里，但他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是救赎？还是审判？

“老先生，您要去哪里？”这次坐在窗口中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的领子打理得一尘不染，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去卡昂方向，我要到巴约。”老人说。

“他们来了……”破碎的画面在脑海里不断地浮现，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了。

扣着扳机的手指从开始的麻木到后来的疼痛，再到现在已经失去了知觉。两只手紧紧地抓着那喷火的龙头，任凭它嘶吼咆哮也不让它昂起头颅。

燃烧的大地，甚至是燃烧的大海上，黑色的铁块沉沉浮浮。

白色的沙滩已经消失了，大地上只剩下一片褐红，那是血液干枯后留在大地上的对罪恶的控诉。

浅绿色的身躯在海岸线上沉浮，雪白的浪花也被染得鲜红，竟还是让人分不清哪是大海，哪是沙滩。

远方，他看见七个巨大的身影从海的那一端直冲上来，压倒了半边天空。那太阳的光芒一点一点地变了颜色，那湛蓝的天空在他的眼里突然显得诡异而可怖。

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压抑降临在他的身上，他觉得视线中的一切都变成了猩红。恐惧让他一下子放开了机枪，向后退去，但那枪管依旧在怒吼，弹壳不住地从枪身里飞舞出来。他惊恐地转过身，却发现福瑞金中尉不知何时消失不见。再转过头去，看见一个和他同样年轻的人冲到了堡垒前面，然后，那怒吼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前额。金属制的头盔一下子飞起，头骨被整个地掀飞，红黄相杂的液体洒在空中，那年轻的脸因痛苦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表情。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张脸——那是他杀死的第一个人！随后又有无数的人倒在他的枪口之下，但是他唯独永远忘不了这一个！

这是一场噩梦，然而他没能从中醒来。

他想大叫一声，却发现自己的喉咙中没有任何动静。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他猛地转过头去，看见了福瑞金那双可怖的眼睛。

他的额头上被开了一个小洞，却已经干涸而没有一滴鲜血流下。洞边的腐肉向外翻出，黑洞洞的内部给他带来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惊恐。

我……也会这样吗？

“射击！”空洞而嘶哑的声音从福瑞金的喉咙中挤出，那根本不似人类的声音……

“先生！”老人猛地从梦中惊醒，一侧过头，发现是一个乘务员将手放在了他的肩上。

“先生，巴约站到了。”乘务员对他露出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

“呼……多谢。”老人长舒了一口气，从座位上起来，乘务员帮他拿起了行李。

走下火车，老人突然觉得有些凉，这才发现自己的背后已经被冷汗浸湿。

摇了摇头，他苦笑一声，向出站口走去。当他离开车站，抬头便看见远处三个高耸的尖塔。

“巴约圣母大教堂……" 老人默默地念叨着，在心里默默地祷告。

他看见一辆空的出租车正开过来，于是伸手拦下了它。

“老先生，你要去哪里？”一上车，司机便问。

“滨海圣洛朗镇。”

“好的。”车子马上开动了起来，“您不是法国人吧？法语有些别扭。”

“的确不是。”老人回答，“我以前在这儿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只会一点。”

“圣洛朗那边……您是要去美军公墓吗？”司机问。

“是的，好久没有回来看了。”老人说。

“您是美国人吗？我的哥哥葬在那里，您呢？”司机突然说。

老人没有说话，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去回答这个问题。

扫描二维码阅读余下全文

梵高：深刻而敏感的灵魂

我很想这样形容梵高：“他的生命就像一支两端都在燃烧的蜡烛。”

小时候，我所了解的大概止步于油画《星空》里那仿佛可以流动的夜空和点缀其间的璀璨星星；后来偶然间读到了他的信件，令我印象深刻是他细腻的文字；慢慢地，触动我的就不仅仅是是他一幅幅色彩鲜艳的油画，更是他那个不可束缚的灵魂，那种不顾一切地拼命活着的姿态。

梵高出生于 1853 年，在他短暂的三十七年生命之中，他作为画家去创作的时间大约只有十年。不过，在这十年短暂的创作生涯里，他爆发出了极其旺盛的创造力，留下了近千张油画作品、一千多幅素描，以及几百张水彩画。

梵高油画里的笔触是他个人独一无二的印记。他擅长纯色的笔触，在他的油画作品里面，局部的色彩被化整为零，而整个画面却绝不会缺乏完整性，反而由于这种个性的处理手法传递出一种积极和热情。画面里少有平静的色块，多见的是一道道姿态各异的笔触。在他的油画作品《有柏树的玉米地》里，表现树叶的笔触弯弯曲曲，形状好似火焰在燃烧；天空中的云朵正翻涌，玉米田上像是有风拂过。

他曾在信里这样形容自己的作品：“近看的时候是带点绿的粉色、黄灰色、白色、黑色，还有很多调和色，大部分颜色甚至都叫不出确切的名字。但是在画外看，就非常有感觉了；如果站得稍远一些，空气在画周围流动，波动的光线打在画上，连最后罩染的最小着色点，都会对你诉说着什么。”

梵高确实从印象主义中汲取了经验。印象派大约诞生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巴黎，印象派艺术家们在探索自然界的光影现象时，面对时刻都在变化的景物，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时间调配色彩，更没有时间一层一层细致地铺色。他们必须更多地关注画面总体效果，而较少地顾及细枝末节。印象派这种缺乏修饰的潦草笔触在梵高手中被赋予了更多个性的色彩，不过梵高的手法可以说是他刻意为之。就像文字可以传递作者的情感，他的笔触也真实地告诉我们他的心情。梵高对于色彩的追求几乎可以说到达了极致，

而这种独特的笔触恰巧能够帮助他传递一种肆意流淌的激情。他曾在信里写到，“感情有时非常强烈，使人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工作……笔画接续连贯而来，好像一段话或一封信中的词语连绵。”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运用独到的风格如此熟练地反映自己内心世界的画家。

他画树桩、草地，他画城市也画人群，他画平凡、朴素之物，画不曾被认为可以入画的一切。在他之前的将近上千年里，艺术家们为王室创作巨幅的壁画，为雇主绘制肖像；他们画神话传说，画宗教故事；他们用绘画记录征服与被征服，为君主歌功颂德……他们的母题（也就是绘画的主题）通常被限定在雇主视角下的“有用”这一范畴之中。而梵高强烈的绘画冲动使得他进一步突破了长久以来艺术家在选择母题时受到的限制，他将目光投向生活中的他认为美的一切。

对梵高而言，与弟弟提奥的情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提奥是位画商，虽然自己贫穷却毫不吝啬地资助哥哥。提奥对哥哥的金钱支持为他提供了颜料、画布，而提奥也成为了梵高最忠实的倾听者，最可靠的精神支柱。梵高希望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年，将自己的画卖掉报答自己慷慨的弟弟。梵高留下了九百多封书信，其中有八百多封都寄给了提奥。信件无意间成为了他为后人留下的最动人的资料。信中记录着他如何抱着使命感拼命工作，如何热切地渴望着知音，如何热情地作画，表现了他对艺术执着而近乎苛刻的追求。信记录下来了一位艺术巨人的跋涉之路，而绝不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

梵高在信件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自己如何观察、如何作画。他拥有只属于画家的细腻，事无巨细地讲述眼前的一切：

我去画一片缓坡林地，被腐朽和枯萎的树叶覆盖着的地面是深浅不一的红褐色，树木投射下长长的影子，让地面上的阴影变得更浅或更深，也有一部分被完全遮蔽起来，使阴影的层次变得更加丰富。

他不厌其烦地讲述秋天，讲述朦胧的光线里纤细的树干；他讲述海的浪花，讲述那如同接近永恒的时刻；他讲述雨夜里的城市，光影斑驳的路面……每一次阅读他的信件，我都惊叹于他如此懂得万事万物究竟美在何处。

梵高几乎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那些信件忠实地记录着他的艺术观念如何成长。他记录自己在彷徨时的思索，记录自己对技法近乎苛刻的追求，也记录自己在取得进步时的欣喜。

人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才能触碰到艺术的本质。我渴望的和我追求的难以企及，但并不是我好高骛远。我只是想画出能够打动观者的画，无论是画人像还是画风景，我所要表达的，并不是无病呻吟的忧郁，而是发自内心的哀鸣。简而言之，我希望人们这样评价我：这个人深刻而敏感。

生命的记录者总是让我产生一种严肃的敬意。梵高的一切记录，使得他三十七年短暂的人生变得不朽：这个存在于百年前的本应转瞬即逝的生命从此恒久地停留在世人心中。他的形象，不再是一个割去自己耳朵的疯子，他成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一个细腻的表达者。世人眼中的那个精神失常的形象，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身体无法承受这样一个热切的灵魂而已。

梵高本人渴望纯粹的艺术，他的作品也在传递着这种渴望。只是作为艺术品，太负盛名似乎不一定是件幸运的事。粗制滥造的复制品、互联网上低清的图片、失真的打印色彩，都在逐渐使人忘却原本的绘画的美。假若有机会，还是走进博物馆，或者去图书馆翻翻画册，再静下心来体会梵高他想要表达的一切吧。

文 / 易米鹿

与孤鹜齐飞，共木心一色

——木心画作《塔影》赏析

近来家中没有很想看的书，忽想起家中一本尘封已久的《木心画集》。几年前看的时候觉玄妙晦涩，难以理解，但如今看来，却有了一些具体的体悟，大概是因为他的画作与他的散文、音乐同源，看过他很多书之后，就能渐渐进入他的画。

画集中收录的是木心先生 90 年代后的作品，而众多画作中，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一幅不很出名的《塔影》，作于 2002 年。

木心曾说，画外功夫要远比画内功夫重要。他在音乐、文学、哲学方面的造诣、他本身的精神气质对他画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而对木心画作的赏析少不了对他的文学和思想的解读。因而我从两个方面，他的艺术手法和思想渗透来对这幅画作拙解。

初见《塔影》,最先产生印象与震撼感的应该是它的画幅,画卷狭而长,有《清明上河图》的手段,乍一看是一种微缩世界的震撼感，而第二眼看时，就是仔细观察一寸一寸的图像，由鸟瞰视角转换为微观视角。这类似于全景摄影的手法，在极小的卷幅中囊括大于视角的整个世界，产生微小画幅中庞大的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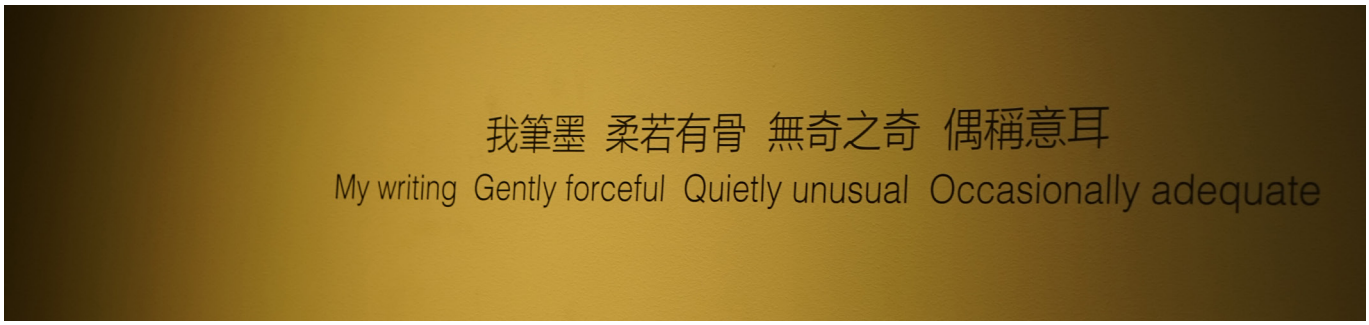
而在细致观察画卷的时候，会发现其中的线条虽然构成了各类意象，但却有一种随机性，这是因为该画的作画方式特殊。该画使用转印法作画，也是木心先生改进过的一种方式。通过湿水墨在不透水的材质上作画，再将其转印到吸水的作画材质上使其自由渗透。画面是经过精心设计后通过偶然的方式形成的。这种作画方式形成一种自然性，就像是窗户上结成的水雾画一样自然，与《塔影》的“自然”的主题一致。

画作使用的黑白配色，也可以用摄影真理“摄影是做减法的艺术”来解读。黑白作画，可以突出画面的细腻线条，产生一种有距离的静态感，可以有效地呈现精神性，而隐没其他不重要的元素。

画的内容是山在绵延，而远处有小小的塔影。尽管塔影在画中占有极小的比例，但却成了画作的命名源头，原因大概在于这一建筑，与整幅自然画卷的完美和谐，这也与木心的对建筑的观点一致：

“古典建筑，外观上与天地山水尽可能协调，预计日晒雨淋风蚀尘染，将使表面形成更佳效果，直至变为废墟，犹有供人凭吊的魅力。 现代建筑的外观，纯求新感觉，几年后，七折八扣，愈旧愈难看。决绝的直，刚愎的横，与自然景色不和谐，总还得耸立在自然之内。论顽固，是自然最顽固，无视自然，要吃亏的。”（选自《素履之往》）

当然欣赏作品不一定要解读出它绝对的内容。《塔影》虽然很明显是山水画，但和中国传统山水画相比，它更加接近于真实的自然。譬如它的构图，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具备透视的技法，但总归，它给人的印象是更接近于自然的、不施雕琢的微缩世界。这种中西合璧的技法使用更接近西方的作画技巧，阐释了中国文人自古已有的世界观。就如木心在散文《九月初九》中写道，“大



动乱的年代，颓壁断垣间桃花盛开，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瓦砾堆边松菌竹笋依然 …… 总有两三人为之驻足，为之思量。”这样近于老子的精神气质，可能也与木心师承林风眠有关。在木心的创造的世界中，黑可能是云、山、雾、风，白可能是月、雪、风、水、冰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不会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但观看者会有一种被摄入的感受，也会有一种在不同的意象理解中跳跃所产生的体验。

木心创作这样的画卷，与他的写作思想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最推崇的作家之一，哈代曾讲“多发印象，少讲主见。”他也在散文《哥伦比亚的倒影》中引用了王尔德对纪德说的话：“思想产生于阴影里，太阳是嫉妒思想的”，他自己在《云雀叫了一整天》中，有一首仅有一句的诗，“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那”。因此在木心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画卷是他“光明磊落的隐私”，它承担了木心细腻的内心世界

这幅画的表现技法也与他的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横亘的灰色细腻，白色纯净活泼，黑色压抑沉重，整幅画是一种静中含动的横陈，有兴奋、平静、沉重。这在他的诗《从前慢》的“长街黑暗无行人 /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他的散文《哥伦比亚的倒影》中“沉沉的百叶窗，缕射的日光中的小飞尘”所描述的画面很相似，都是一种背景静，局部动的构建。

在《塔影》中，既有现代的作画方式，又有古已有之的山水画的风度，让人看不出时间，因而具备了一种“无穷长的过去时”的张力。古希腊，春秋，汉唐，魏晋，中世纪，民国，似乎都会能产生这样的气质，这也得益于黑白色调所带来的消逝感。

在图卷的阅读中，我们会发现构图中具有一些渐进与反复性，同样的一块山石的不同形态，一蓬雾气的不同形态，横向展开，其中的情感起伏，具体而微，其细腻与反复阐释的姿态，使人联想到斯美塔那的交响乐《伏尔塔瓦河》，通过变调反复表达着同一种景物的不同角度，产生一种立体的张力。

总而言之，木心先生的画作可能更多是他精神气质的另一种投射，《塔影》也许塔是乌镇的那座已不存在的塔（参照木心《塔下读书处》），也许是象征他幼年的象牙塔，又也许是中年时的伦敦塔，但都已经不重要了，它们都已消逝，成了时间终结处的风景。

文 / 鹿奕

车窗

文／零星

我喜欢靠窗的位置，在动车上、大巴上，甚至是图书馆、宿舍里，我的选择永远是靠窗。

理由？很难说，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理由。当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时候，是一种很迷幻的心情。似乎因了这一点点的偏爱，我有了一点点的不同。与害怕阳光而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人不同，与选择过道位置享受方便的人不同，与注意力只在电子屏幕上的人不同。这像是我的属性，可以用于自我介绍的。看，这理由。

是什么时候我拥有了这样的属性？从前也是没有的，恨不得花在路上的时间越少越好，更希望自己一上车就睡过去，如此便可逃避那难受的无聊。后来啊，大概是一种模仿吧。一位作者写到自己对靠窗位置的偏好，为了那迷人可爱的窗外之景，宁愿放弃省时的飞机。他反复强调一个靠窗的位置可以使得人的思维变得多么清楚，人可以在路上想明白多少事情。

我不喜欢想一些很深刻的事情，我的思绪如同这列车，在广袤的大地上且走且停。那位作者对一些问题有很独到的见解，这就是我模仿不来的东西。我们总反感被说是模仿，但我们又无可避免地在模仿别人，在很多很多方面，表现在外的、不被发现的、明的、暗的、说出来的、心里想的。其实这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我不是在模仿一个人，我模仿了许许多多的人，终究，我还是独一无二的我。

“前方到站：X 城”。一个听人提起，心底就会一片柔软的地方。听到报站名，目光便恋恋不舍。窗外的景色并无二致，楼房白色为主，也有彩色；路很宽敞，车辆不多；阳光不很强烈，想来这个季节也不算太热。那么我，究竟是在看些什么。从家乡开出的列车多经停此站，每一次，我都固执地看着，像是要将这景象记住一般认真。X 城于我，是 6 月 8 号下午 5 点交完卷子的期盼，是翻着志愿填报手册时的失落；是吹不到的海风，是云岫成诗的远方田野。车开走了，于是我就这样错过了她，错过了我 18 岁之前的执念。

“本次列车终到站：深圳北”。来到南科大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短到还是南科大最年轻的一届学生，长到足够我适应那里的生活。和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惊叹又同情我这个上了“高四”的学生。我拿出南科大的课表，总是一群人中课最多最满的一个。我也羡慕别人轻松精彩的大学生活，但我更应该做的，是在眼前的生活中努力寻找当初做选择的原因。适应，就是一个不断找原因的过程。找出大大小小的原因来告诉自己，这样的选择就是最优的选择。

“本次列车终点站：深圳北，就要到了”。

而我，仍在路上。

冬日笔记

文 / 易米七

1

下午五点多到深圳湾公园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日落的势头了。

好像这里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被称之为公园，只是一条绕着海岸线铺成的平路高地，踩着碎石块摇摇晃晃走下去才能闻到一点海的味道。没有沙滩，海水流到亮晶晶的泥地上，称得上是波澜不惊。隔着海，对面一片高低起伏的建筑群也许是香港……我分不太清。我们朝着太阳的方向走，看它的光点在海面上拉出长长一道线。所有的人都成为平淡漂亮的剪影，飞机冲进橘色的云层里。

和强踩在凹凸不平的石块上拍照，蹲下来的时候裙子散开来，卷起来的头发遮住小半张脸，美得有一点惊心动魄。小张坐在视野里唯一一块平整的石板上画画，脑袋和衣服都是圆的，两件衣服的帽子堆在一起，有一点老神在在的艺术家气质。然后我们都坐下来，看太阳一点点沉没在被裁切得无比平整的厚重云层里，模模糊糊的阴影像雾又像山。完全消失的一瞬间背后的人群里爆发出孩子的吵闹声，我有一点惬意地小声鼓掌，看鱼跃出海面又没了踪影，低飞的远处海鸟像一群在海面上极速奔跑的黑色小猫。

我关掉相机，屁股下的石头早就变得暖洋洋，忽然想到，快四点的时候艰难困苦从床上爬起来，真是太好啦。

2

12 点半看完《美丽人生》，顺着停掉的扶梯往下走的一瞬间有眩晕的不真实感。沾了一层汗的短袖贴在背上，手里捏着团成一团的纸。整个商场都空了，头顶椭圆的楼层划分像悬停的汽艇。通往地铁站的路拉了好大一扇铁闸门，我们从楼梯绕到下面去过马路。对面的 24 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隐隐约约能看见门口摆着的杂志架。东京，只有这一个词语能概括想要进去的冲动。洒水车刚过，

水顺着马路沿流进下水道的声音像是刚下过一场雨。有风，路灯把树影映在墙上，黄色和白色的光晃在一起，墙下堆着枯叶和土。

人行道窄又斑驳。“感觉所有的现实烦恼都被剥离掉。”停顿，“我好喜欢他们走进花房。”

刻了校名的石墙立在对面，我们站在一小块划分出车流的高地上等红绿灯，好冷。沙鸥停在三角洲上。

3

11 月的某一天早上，在物理课上困到四大皆空，半梦半醒中听到雨打在房檐上的声音。教室的冷气开得很足，我还穿着短袖，突然就生出一点和单摆双摆物理摆毫不相干的情绪。回宿舍的路上，我吃掉一根冰棍，一边对又水掉一节物理课感到一点无关痛痒的愧疚，一边在手机上写：“我在立冬的那一天仍然称得上是艳阳高照的夏日城市里，突然有一点想念一千多公里外石子路上枫叶被踩碎的声音。”

两个月之后，我拎着 17 公斤重的箱子，将我曾经无限痛苦带过来的厚衣服再无限痛苦地带回去。在地铁站等车的时候，点开“设备”看到我和妈妈的手机距离从 1372 公里到 5 公里，好像突然能理解到一点 Prof.Bai 和 Ting 的浪漫。但我当然还是低估了这座北方城市的力量，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修好了从机场到市区的城际地铁，就像我还穿着夏天的裤子，不知道腿和牙哪个抖得更响。

4

现在我坐在电脑前面，绞尽脑汁地想回高中宣讲的时候该说些什么。

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呢？宿舍楼侧面有一扇门关上的声音像是藏了一只猫，一教旁边大榕树下的草丛里有一只脏兮兮的陶瓷兔子，图书馆前的水塘里偶尔会停留趾高气昂的白鹭。走在山上的小栈道有时会偶遇来这里散步的校长，食堂的叔叔阿姨哪天会突然心血来潮研发一道“橙子炒猪肉片”，湖畔二楼的连廊爬满了缘木而生的小花。平安夜的活动室里放着堆成小山的漂亮盒子装着的苹果，校巴摇晃过的河畔修着漆成白色秋千样子的长椅，操场跑道延伸出去的小路旁侧有莹莹的小灯，一直通向山上去，仿佛阿席达卡也曾骑着鹿走过。

有一天下午从荔园出来，清理垃圾桶的清洁工叔叔旁边有个孩子，问：“爸爸你为什么做翻垃圾桶的工作啊？”叔叔很平静地，用带有地方口音含糊不清的话讲：“这些工作总要有人做啊。”到了复习阶段感觉一学期化学课混混沌沌什么都没有听，倒是清清楚楚记得郑老师一句”Chemistry is beautiful, isn’t it? Hopefully you can appreciate it.”日偏食的中午，大家都在宿舍楼下聚众观测，有路过的人和同伴讲，大家带着观测眼睛往天上看的时候，“就像是在看上帝放的 3D 电影一样。”

剥离开那些耀眼夺目的成绩与赞誉，大概就像是这样。永远处在无边无际的夏天里，如此热烈鲜活，如此温暖寻常。

5

家乡的城市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从窗台看下去，街道两旁的树都秃了。

像我一样。

Fin.

离别的你：利拉·阿拉维

文 / 王睿思

Pitt Rivers Museum 负一层的展区属于英法交界的加莱“丛林”。那是法国加莱附近难民和偷渡者曾经的营地，人们挣扎着生存，渴求逃往英国、改写命运的机会。在照片上，我看到摇摇欲坠的村庄和冒着烟气的火焰，看到警车、墓地、流亡者，废墙上支离破碎的字句与涂鸦。志愿者、记者与艺术家也曾奔赴这里，他们见证并记录下了“丛林”的存在与消亡。

于是我又想起利拉·阿拉维。

遇见她完全是一个巧合。在北京 798 艺术园区，我为了躲避七月中旬午后暴烈的阳光，偶然而又茫然地走进了常青画廊。人少，安静，空气依然闷热，我在白色门厅里好奇地驻足，发现这里正在展出的是摩洛哥艺术家兼摄影师利拉·阿拉维的作品，展览名为《离别的你》。墙上印着的是利拉的姐姐献给她的长诗《我原谅你》，诗中这样写道：

“…… 黑手党把巴黎、马德里、米兰、或布鲁塞尔的美梦卖给了他们，也把天堂的美梦卖给了你：那里有七十二个女童，有流淌着葡萄酒的河川以及挂满蜂蜜的树木 … 言语变了，而黑手党依旧是黑手党，不论他们自称是信教还是不信教。”

发生了什么？彼时的我只是蓦然间被文字的力量深深打动，却不明白为何这首诗的开篇会是这样一句话——

“我有一些事要告诉你，你，杀了我的你。”

一切都太安静了，我似乎能听到展馆外遥远的蝉鸣。走到主厅，我不由得屏住呼吸，感觉夏日午后所有的慵懒与困倦被击得粉碎。面前是空阔的房间，三层展馆的高度，尖顶，光透过屋顶木板的缝隙洒进来。展厅内部空无一物，只有褪色了的木地板。让我失去语言的事物在黑色墙纸上。

我看到眼睛。

是利拉的摄影作品《摩洛哥人》系列，整间展厅四壁都是喷绘的巨大人像。他们服饰不同，年龄各异，面容与服装的细节清晰而有质感，仿佛正在呼吸着，从黑暗中安静地浮出身形。一片静寂，只有我的鞋底擦过木地板的微弱声音。我看到撑着拐杖的白发老人，两手握成祈祷姿势的女子，戴着彩色珠串的少年，用黑布罩住口鼻、全身披着白麻的女性……他们有着古铜或是小麦色的肌肤，身上是民族特征极其明显的装束，这样的传统民俗与

文化审美是否正在被全球化的洪流吞没？我仰视他们的面容，那里似乎有着某些相似的成分。他们的表情有些无措，又暗含悲悯，也带着某种隐秘酸涩的苦楚。一双双眼睛动人心魄，都像在凝视着什么触不可及的遥远事物。

我开始对这场展览与利拉·阿拉维产生格外强烈的兴趣。《摩洛哥人》系列是摩洛哥多样化肖像的记录，更是作为一名年轻摄影师的她追溯自身传统的方式。同时，她的经历与多元鲜明的文化背景让她始终在思索着归属和身份建构的问题。她始终将镜头对准移民与流亡者，一幅照片中蕴含千言万语。我无法形容在看到《禁止穿越》（No Pasara）时内心的悲痛与无助感，我又遇到一双双眼睛，遇到栅栏与玻璃后的孩子们，遇到站在海滩眺望对岸、身后堆满垃圾的年轻男人，遇到坐在断墙上的青年。我看到无尽的、波涛起伏的海面，那是想要离开而获得新生的摩洛哥青年无法跨越的海。

《恶魔之岛》（The Island of Devil）。六分钟的短片，我掀开厚重的布帘，走入一室黑暗。利拉在巴黎旁的一座小镇找到了前雷诺汽车工厂的移民工人，这座工厂曾坐落于塞古因岛——被工人们称作“恶魔之岛”的地方。她的镜头聚焦被迫离家、试图捍卫自身权利与尊严的移民工人们，试图让他们重述 20 世纪 60 年代移民工人们的社会记忆。身后风扇的声音呜呜地响着，我看到黑白镜头下的街道、铁轨与翻飞的传单，镜头对准男人静默的面容停留了很长时间，长到令人感到不安的程度。短片末尾，背景的口号声越发响亮杂乱，如潮水般一波波涌来：“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殖民地大屠杀！我们也不会忘记塞提夫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酷刑！……”

无法全部理解，但我已经被这种拍摄方式深深打动，而随后播放的另一部短片《穿越》（Crossings）更是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三屏视频，安静而沉痛的独白开始。成千上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男人、女人和孩子因不同的原因而被迫逃离，渴求着更好的未来，却不得不陷入了一种令人绝望的、无尽的等待状态。“利拉·阿拉维坚定地关注这一事实，使自己成为这些遥远呐喊的回音壁，她能够巧妙、谦逊地重新传达这些人的美——他们不再是新闻中的无名者，”介绍这样写道。很多出逃的人死在了沙漠里，因为炎热、干渴与饥饿，尸体永远无法被找到；没有通行文件的人在森林中流亡，被禁止通过边境，警察抓捕并殴打他们。大多数人死去。而逃出来的人呢？他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场与未知世界的全新斗争。仿佛是我自己在森林中仰头向上看，视野里是树枝的顶端和天空凛冽的白光，它们顺时针缓慢旋转着；三块屏幕上蔚蓝的海浪一齐涌动着，无边无际的水…我无法呼吸。

“I feel like going back, but where will I go to, if I go back?”

“I feel like staying here, but where will I stay if I stay?”

“I feel like dying.”

之后，一切归于黑暗与寂静。

利拉·阿拉维现今在做什么？我过于迟钝——“她在参与布基纳法索的国际特赦组织委员会探讨关于女性人权的问题时，因瓦加杜古发生的恐怖袭击而严重受伤。随后由于无法康复，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离世。”是的，我过于迟钝。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她已死去，才明白“离别的你”的另一层含义，才理解了利拉的姐姐献给她的那首诗。但我该如何相信，那个在视频里拿着数码相机、拉起背景布准备拍摄的长发女子已然离世三年之久？她的母亲在信中这样写，“这颗新星是以最难以容忍的方式从我们身边陨落。但这场悲剧不能让我们停止为了和平做出努力的脚步，而应该激励我们前进。我承诺我会让她的遗产发挥应有的作用。”利拉·阿拉维基金会成立了，为了保留艺术家的文化艺术遗产，激励并促进艺术家们为人类的尊严而努力。她虽然死了，却一直活着。

我走回门厅，再次看向那首印在墙上的诗，现在看来每句话都沉重而痛彻心扉——

“你看，杀了我的你，我会想知道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和你生活的片段，然后用摄影记录下来展示给世界，也许…可以解救你。”

“你与我，我们本会坐在卡布奇诺咖啡馆里，聊聊天。”

“我会对你说，我痛恨从苦难中攫取利益的商业阶层，他们不断压榨和剥削那些处境与你一样的人。”

“所以，从我坟墓的深处，我想告诉你，我并不恨你，杀了我的你。”

“并且要告诉他们：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做你应做的事。”

欢迎来到知识焦虑时代

文 / 以宁

作为一个在年级中下游的非优秀生，我时常感到焦虑。每年优秀毕业生的评选会大张旗鼓宣传几个月，而我如果恰好还负责其中同学的采访，与“优秀”这个词打交道的时间就更长。2019 年的暑假，我每天从湖畔往返几次到图书馆，沿途能看到二期食堂工地围栏上印着的十佳毕业生宣传资料。日日经过，那些文字和图片熟悉的就像是自己的老朋友。我一边用余光看着那些学业和科研、社会活动并重的事迹，一边加快步伐去图书馆硬啃那些似乎只有我格外难理解的知识，焦虑感顿生。

但对比起来，优秀事迹对我造成的焦虑毕竟有限，那些海报上的面孔和我的生活并不直接交集。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微信营销盛行，朋友圈里铺天盖地都是英文原版阅读资料的打卡，打卡返现全额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每天都能阅读到诸如《经济学人》类似质量的杂志实在是一件值得发条朋友圈的事件。起初我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着那些打卡的消息，但终于按捺不住也报名了课程。在旁观的那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态逐渐失衡，变得越来越难忍受“不参与感”。当朋辈似乎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就连旁观都变成了一种被自己内心嗤笑的行为。

我太明白自己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漫长的打卡很快就变成了每天的负担。我总是先打开软件，一边静音放着今天的课程一边做着别的事情、播放完成再打卡到朋友圈，这样一系列动作变成了一种隐秘的仪式。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让我的焦虑感得到极大地缓解，自己终于也汇入了朋友圈铺天盖地的打卡大军，即使只有我清楚自己什么都没有学到。

后来这一波浪潮随着打卡被微信官方明令禁止慢慢止息，但类似的广告在朋友圈却再也没有缺席过。我陆续看到过 Python 课程、Excel 课程、PPT 制作课程、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甚至还有写作课程的宣传。诸如上班族勤勤恳恳做了六小时的工作被学过 Python 的同事五分钟就完成了；通过制作 PPT 或是写作走向财富自由这样的宣传语层出不穷，就像

我被裹挟在学习英语的浪潮中一样，又有多少人不会被这样能够唤起焦虑的词汇挑动神经。

回想起自己报名英语课程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的知识并没有明显增加，但焦虑感的确真实地被缓解了。付费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感”，代表我进入了一个更小的圈子，拥有优先接触知识的机会；“参与感”让我觉得安全，能够和朋辈获得相同的信息来源。选择报名课程就像我曾经买过的一本本再也没看过的书一样，永远只露出书脊安静地躺在书架上，我只是拥有它们。

在付费文化逐渐兴起的年代，人们学着为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服务付费，但付费究竟能不能得到更好的知识仍旧需要一个问号。我们现在总习惯说，时间比金钱更珍贵，因此我们付费得到可以在四十五分钟内聆听一本书精华部分的机会，用十二小时的课程就可以了解中华上下五千年。我有时会很迷茫，自己花了很长时间一页一页啃下来一本书却还是一知半解，脑海中模糊的印象需要仔细整理才能输出观点，远不如花四十五分钟快速阅读的人。

高中时，我有一段时间很痴迷看哲学类的书籍，理由大致是单纯地希望了解先人是如何看待这世界的。那时候如饥似渴看了很多书，现在我已经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内容也都记不大清了。但如今回想起来，那些书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生命里，构成了我世界观雏形的一部分。近几年看书大多浮躁，关于时间管理、金融知识，偏爱知识密集浓缩型的书籍，总是期待看一页就有一页的收获，用老话说就是“扔个石子也一定要听个响儿”，也不记得多少次动过品尝速食知识的念头。

动那些念头的那一瞬间，理由无外乎是分不清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学到知识。直觉告诉我知识应该被细嚼慢咽，但那些狼吞虎咽的人似乎也消化良好。人的时间和想了解的知识比起来实在是太有限了，看起来小步快跑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总有一天小步跑着也不能令人满足，我们需要包一架飞机，用一个小时就学贯古今。甚至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费劲地把知识装进自己的头脑中，只需要插入内存条就可以内置搜索引擎，但难保那一天不会出现“内存条焦虑”。大家互相攀比谁的储存量更大、来源更权威、分类方式更科学。

有趣的是，人们对于知识的焦虑不止来自对效率和时间的追求，同样的焦虑还蔓延到了知识的广度上。笔者在知识付费 APP“得到”上查看了热度排名前五的课程（以近三天内购买、学习、分享数据为准），其中宣传语十分有趣：《精英日课》可以帮你和全球精英大脑同步、《科学减肥十六讲》让你减肥一次就成功、《怎样成为精力管理的高手》帮助你每天精力充沛游刃有余、《阅读与写作 50 讲》由计算机科学家讲授、《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可以为你带来地道的经济学思维。题材大多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作为门槛，并且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似乎上完这些课你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顽疾，成为一个精致、自律又具有精英思维的人。

事实也并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功都需要恒久的坚持。减肥不可能一劳永逸，那些主讲人也是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才能做到侃侃而谈。这些课程对于一些听众而言的确弥补了知识空缺，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像是一剂“安慰剂”，是这个快速发展社会中的一针镇定，让他们不至于因为焦虑乱了阵脚。但其实真的每个人都需要洞悉精英的思考方式吗？经济学思维又能为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观？没有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甚至没有经过简单的回顾和测验，仅凭碎片时间的听讲，这样的知识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或许就像玩笑话说的那样，谁规定了书籍一定要拿来阅读，拿来垫桌角也正好。对于不再有时间长时间沉浸在学习氛围中的人来讲，这样的产品中有只言片语有启发也是一件幸事，再不济也能像我一样静音播放完课程，晚上满足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今天并没有荒废时光。糖衣也好，自我欺骗也好，总算是用钱堵住了心脏怦怦跳着的焦虑和恐慌。

只是想起高考前压力有些大，被实验班的朋辈压力裹挟着喘不过气，总是想着等到长大了会好。成年后总算发现大学不会轻松，工作之后也不会更轻松，颇有点“在山的那边还是山”的调笑。知识焦虑是一种困境，是或自发或被动的对现状不满，知识快餐能够填补叫嚣着的焦虑，却没办法带人真正逃离这个困局。

伴随着“知识焦虑”也同时存在着多种状态。追求“小确幸”的人们因为眼前微小但确定的幸福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佛系”青年一边淌着水前进，一边用“佛系”为自己的失败释怀。这些新名词共生在这个时代里，描绘着一代人的侧面。

在看理想主办的一场名为“知识的价值”的论坛中，作家杨照说道：“知识是人们理解之后可以运用并对世界进行解释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态度，教会我们如何用自我去面对这些庞杂而丰富的资讯。”回到知识焦虑本身，我们原本的目的并不是将得到的知识抛在脑后，而是和知识共处。焦虑本身可以被作为引子，引导人们去怀着快乐和平和的心态去学习，将知识内化为自己对待世界的一个触角。

焦虑是现状，是起点，但决不能是终点。

雪中的白影

文 / 老山海

那不是风雪交加的场景，也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浪漫，那只是一壁风雪，迷雾深处偌大一个白色的身影。

我想，我猜，我径直走去。

北方的季节，时节就是命令。这样的天气，数不清城市的寂寞与繁华，一切都好像从前，像童年的回忆般不动声色；一切又好像神圣的爱恋，不容任何虚假，冰清玉洁。

那白色的身影像极了一个雪人，这样的天气也只有雪人能笔直地立在那里，欣赏这葬秋之后的大千世界吧。融化了谁的梦？编织着星移物换的时空与告别童年时对前程莫大的憧憬与担忧。失去与获得总是出人意料地平等，而我们在这平等中徒步、吐息。时光与岁月真是两个最清静而无限的词汇，编织着天下苍生的故事。

走近了，雪已没过鞋面，白色身影愈发清晰，那想必不是雪人，雪人哪有这么高呀，这更像是一瓦墙壁，孤零零地立在这僻静的小巷。一墙之隔，梦里梦外分明两个世界。我深知冬雪之后必然是春风满面，就像今日醒来的我们会忘记昨日的迷惘，因此迷惘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看吧，看吧，巷子深处点了一盏油灯，灯光浸透了这风雪。叹息啊，有始无终的道路上充斥着悄然而至的孤独。独行于天地之间，我羞于自己的渺小与无知，如同在这自然面前我踏着雪举步维艰，如同在生命的赌局中我猜不出面前的白色身影，如同在宽广的湖水面前，我说不出我的人生独见。我幻想人生的无数种可能，我描摹着匆忙而又散淡岁月的尾随者。我是谁？我也说不出了。生命作为词汇时，生命即生命，生命中有了苦难，苦难雕琢着对前程的肯定与渴望；光阴编织故事时，光阴即光阴，光阴幻化为人生时，造就了你我的相遇。我告诉自己要去寻找最远的他乡，就像江河不惜日夜狂奔，就像现在，步行在深夜的白雪小巷。

夜深了，巷灯下人影散乱。我知道，那白色身影会永久地伫立在那里等我去追寻，近了，近了，那身影弯着腰，定是一个垂暮的老人吧，也许与我外公年龄相仿。外公确实禁不住岁月的仓促而老了啊。我又是从何时才发觉的呢？

啊，我马上就接近那团白影了，我马上就能向那位老人问好，倾听他的故事，也许那故事中有孤独，但绝少不了欢愉；有凄清，但也夹带喧嚣。那是一杯滚水，遇见茶叶时猛烈迸发的清香与浓郁，是雨水滴入土地久久回响的清脆，是爬山虎沐浴春风铺天盖地的浓绿，那是独属于每个生命的故事。生命是在憧憬破碎之后凝结成的洁白雪花，它有无数个理由让你继续走下去，少不了苦难，也少不了美好；而人生的最大意义在于朴实地探索与前行，少不了孤独，也少不了回忆。

我上前轻拍老人的肩膀向他问好，可是他没有回答。我只沾染了满手冰凉的雪花。我仔细看去，那不是老人，而是一棵古树，依然镌刻着古朴的时光。

好吧，我就站在这树下，倾听着它的时光吧。蓦然回首，大雪已悄然没过了脚踝。

老手艺

文 / 杨柳

在古老镇子里面度过的童年里，好多人和事早已记忆模糊。但是有些声音与气味仍透过漫长的时光，悠悠荡荡地从记忆的薄雾与光影中飘出来，透过它，我窥见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里那些老手艺人的悠远生活。

奶奶出嫁的半绣红褂子和爷爷的中山装一同诞生在铝制烧水壶的蒸汽与樟脑布匹的气味之中。

裁缝铺的日子总让人觉得安安稳稳，老师傅姓梁，话不多但是温和慈祥。她儿媳现在照料着店铺，干练爽朗。老镇上的人们又大多相熟，便听得咿呀的脚踏板声中的闲话家常。门口的蜂窝煤炉子上坐着水，水蒸气悠悠荡荡地从壶嘴冒出来像飘着大片大片的白牡丹。阳光被细格子木头窗户切割成细条儿，洒在挤挤挨挨整齐码放的布匹上。

若是雨下得猛了些，木格窗户被敲得噼啪响，不大的店铺是潮乎乎的布匹与樟脑气味。老师傅说我：“女儿娃你急个啥嘛，雨才下多大一阵嘛，在我店里避会儿还呆不住啦，奶奶这里没糖给你，你可又不喝茶，说起来你奶当年的红褂子还是我裁的哩，你奶奶当初可是被你爷半斤水果糖哄到手的……”奶奶假装生气：“好你老梁，一把老骨头和小孩说这些个干啥！”我不说话只笑，祖辈的爱情故事从黑白相片中款款流出，到我眼前。

裁缝铺少说也有五十年了，梁奶奶在这里度过了很长很安稳的一生，裁裁剪剪，缝缝补补。那些颜色沉稳的布匹，上手一摸便知道是好料子，老一辈们偏爱在这里裁布做衣，像一种仪式。那些布匹被剪裁又缝合，穿在镇子的人身上，和他们一起走过的年年岁岁，就算有些清贫与艰难，也总带了些不急不慌的悠然意味。

糖肘子是老镇上流水席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见证了好几代人在老镇上的婚丧嫁娶。流水席上迎来送往，新颖菜式也换了一波又一波，唯有冰糖肘子仍然留存。

糖肘子扣在海碗里，色泽红亮。一般是长者挑破肘子，露

出肘子下面炸脆又煨软的芋头和红薯，油水很大，晶晶亮亮的显示出一种丰厚满足。其实糖肘子不算好吃——总是觉得稍微腻了些。但是它从一代代的流水席上流传下来，是曾经艰难年岁里最能拿的出手的一道硬菜了，糖肘子复杂的工序更像是出于对婚丧嫁娶的大事的敬畏。

兴盛饭庄的刘叔是最会烧肘子的，逢人摆席，定要请他去当大厨的。小时候也偷混进厨房，刘叔怕厨房烟熏火燎烫到我，就把我安置再灶台后面的小凳子上。拿小碗装了炸好的红薯给我吃，让我乖乖看他烧肘子。

关于烧肘子流程我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能记起来的只有灶台里明晃晃的火苗欢快地舔舐着锅底，木头燃烧时噼啪作响，大铁锅与锅铲碰撞的叮当声，冰糖在锅里融化变色的焦香气味和烧肘子出锅冒着腾腾热气被人吆喝着端上席桌……

刘叔做了一辈子流水席，他告诉我："我那两个崽都不会做饭，却都会烧个肘子，以后你们后辈回来吃席，刘叔老了烧不动了，我那两个崽也会给大家烧。"很多年后，刘叔被厨房的热气蒸的通红的脸和他递给我的炸红薯，仍是我对老镇上掌勺流水席的大厨无比清晰的记忆碎片。

老镇子的最南边是个补锅的铺子，门可罗雀。奶奶说那可曾经是镇子里最红火的铺子了，谁家的铁锅蒸锅漏了底儿都要拿来修，这家铺子也伴随着老镇上的人们度过那些修修补补的日子。

补锅的老爷爷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笑着和我说起来，现在大家都用电饭锅和微波炉啦，他之所以还开着这家铺子就是个消磨时光的活计儿，要是真有人拿来锅了，他可不一定补得动呢。又说起之前他补的锅是怎样的结实耐用，就和新的一样……

他说，没想到补了一辈子锅，最后自己倒是老了老了，儿孙们到把家里的老锅都换成了电饭锅和微波炉，再也没有人找他补锅了，这老手艺啊总归是淘汰了……语气平静得很，又带了一股说不清的怅惘。

我很喜欢这个老镇子的清晨，阳光给一切打上毛茸茸一层光圈，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不急不徐地往前走着。还有在这个镇子里的老手艺人，他们靠着手艺养家吃饭，这手艺也给了我们关于故乡和童年的最初记忆。

在春天来临之前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文 / 孙嘉璐

昨夜下了一场冬雨，即便宅居家中仍倍感寒意。不过今天却是个很好的日子。不仅是周末，而且，就在刚刚，我读完了《平凡的世界》——一部震撼人心的大书。

读这部书，我几乎称得上废寝忘食了。这周全部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这本大部头上：它确实是太吸引人了！读毕后，真有种获释的爽脱，荡气回肠。从而不难想到，为何这部名字平平无奇的《平凡的世界》能对许许多多人产生深刻影响了。

本书作者路遥，连载八年才完成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这部小说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翻开扉页，两行小字“谨以此书 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赫然纸上。路遥投入了丰沛的感情，以平易近人、贴合现实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那个时代的面貌。

书中人物形象饱满立体，跃然纸上。眼界开阔、求知若渴的同龄人少平，坚毅刚强、力挑重担的长子少安，可爱多情但又不得不向命运低头的善良人润叶，精神丰富、火辣新潮的晓霞，敦厚老实、历经苦难的玉厚老汉，聪慧秀气、乖巧懂事的小兰香，一心为民、和善谦恭的福军二爸，热情友好的金波、金秀一家人……他们给我带来了太多思考和感慨。

少安、少平兄弟多坚韧啊！他们趟着浑浊的生活之河的水，迎着砭骨可怕的名叫逆境的寒风，摇摇晃晃、举步维艰地行走着，命运对他们真是太不公了！可是，我怎能说，这种种艰难险阻，没有赋予他们一种可贵的叫做“精神”的东西呢？精神啊，它实在是比物质要高出许多层次的东西。从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在歌颂精神的重要性，现在约摸清楚了些。意志力、善心、坚毅、担当、不服输、迎难而上……这一样样精神的类属，正是我从书中可爱的人们身上看到的。即便冬天再寒冷漫长，黄土高坡上也始终洋溢着生的希望和活的力量。

少平，你让我看到了你应对青春小把戏的机智、洒脱。若我是你，也定会在失恋的当口伤心得不能自已，但也许我就停留在那个阶段了。而你不同，善良豁达的你，不仅成功摆脱了情感的桎梏，吟着激昂的诗篇走进了一个崭新开阔的世界，还圆满地解决了一桩给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带来极大困扰的“小事”。从你身上，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善，什么叫宽容，什么叫胸襟，什么叫眼界，什么叫韧性，你真是个好样的！

少安，我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你是真正的男子汉，我最敬佩的男人！”身为长子，挑起一个家的重担似乎是义务与职责所在，但其中艰辛，他人着实难以想象。当你还没有

完全长大成人的时候，就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命运，勇敢地扛起了一个困顿烂家的担子，放弃了初恋，为维持一家的生计而四处奔忙。前面那句话，“知晓了自己的命运”，对于当今代年轻人，物质生活称得上富足的我们来说，似乎是无法认同的。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在少安生活的时代背景下，这个与我们同龄的年轻人，生活教给他的是责任与担当，除了接受惨痛的现实，别无他选。然而，他却把经营生计这件完全不能被冠以“爱好”、“梦想”等词的事做得很好，正因如此，他才更值得敬佩，对于意志力匮乏的当代青少年来说，这个人物的经历值得我们深思、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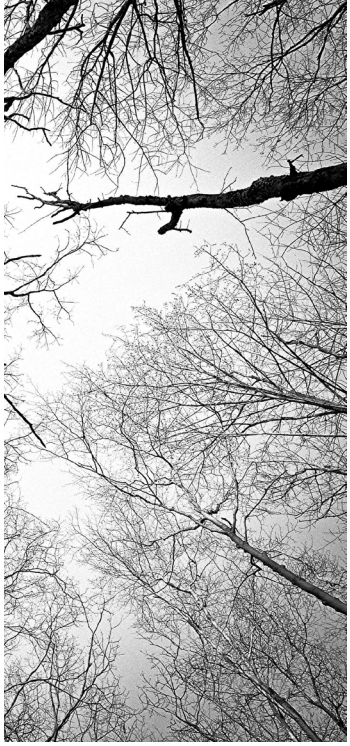
诚然，生活在这俗世的尘网中，人们难免要被沙土蒙蔽眼睛心灵，不免会走得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并且，更为残酷的一个事实——生活，它从不会满足你一切美妙的臆想。它不会很善良，也许有时会将你逼上绝路。可是啊，它又的的确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师，它引导着我们，尽管没有明确指引，也并非循循善诱，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教会了我们很多很多：从一无所知到阅尽人间百态，从稚嫩天真到思想成熟，从不堪一击到韧性十足 …… 生活让我们尝遍酸甜苦辣，现实的本质并不美好，但我们的确在认清它的面目这一过程中学着该如何悦纳自我。

合上书页，陷入沉思，我不禁产生一些很振奋的想法。我想，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人：不与生活妥协，不向命运低头，我要与它们为友，实实在在地，把握好人生这艘大船的罗盘。摊开来说，生活就是专注于眼前的每一件小事，世上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是要付出才有收获。现在看起来天大的困难，经年之后，回头一看，也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借用某位佚名哲学家的言论：人生中，用的多是“更”字，而不是“最”字。

从书中的世界回到现实中，反问自己，难道我们不该踏实勤恳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挥洒汗水吗？难道我们不该抓住眼前的每件小事，努力把它们做好，然后真诚地等待命运的答复吗？难道我们不该心中有光、阳光向上地昂扬前行吗？

心中有个声音作出答复：我一定要做到这些。

如电影《千与千寻》中女主角所言：“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会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在春天到来之前，读一读这部厚实的大书，即便冬日漫漫，也不觉得那么冷了。



百载楚汉

文 / 覃天泽

何谓迷惘？
莫叹苍凉！
望二江流淌，直入东方。
白云映霞，难留昔人逝往；
珞珈山下，樱绽百年辉煌；
古琴难觅，但求知音同享；
户里巷口，笑谈数朝兴亡。

于烈火中永生，
当战乱里铿锵！
鲜血浸染苍茫，
烈士魂葬他乡。
谁能忘？
星星之火，虽千万亦往。
谁敢忘？
雄狮百万，覆起苍黄！
再回首，大国泱泱。

學生新聞社

南 科 新 知　知 新 南 科

南 科 大 学 生 新 闻 社 出 品

南 科 新 知

《南科新知》是由学生新闻社主办，定位于做一本面向校园同学的、有新观点、有新内容、有趣有料更有情怀的校园刊物。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这是安放思想的方寸天地。我们关注生机勃勃的校园生活，亦对当下时事热点指点江山；我们以更深刻的形式解读名家盛事，亦与你诗书中畅聊一卷，电影中畅聊一帧；南科视界，镜头下的别样风光与你共赏；话题思考，围炉夜话与你共叙。这里是《南科新知》，酒已温好，我们等你的故事。

投稿邮箱：vos@sustech.edu.cn